

革命故事会



0
B1
#119751
3

75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论《水浒》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
百二十三页）

• 评论《水浒》故事 •

- 上山篡权的伎俩 (1)
乞求招安的丑剧 (5)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8)
死心塌地的奴才 (10)

*

- 临江村口 顾巧琳执笔 (15)
记工员霞芳 张天伦 (25)
三粒土霉素 江阴县新桥公社振新大队创作组 (32)
海鹰展翅 徐秋跃 (40)

• 沪东造船厂业余创作选刊 •

- 关键问题 林肇富 (46)
当家人 周国庆 (53)

党委书记的女儿 汤福生(61)

起锚 马天白(67)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

银茧闪闪 邵小雪(78)

• 田头小故事 •

九里桥畔 陆健德(88)

调田风波 朱云祺 查世成 王家生(93)

• 评 论 •

顶得好

——读革命故事《五箱蜜蜂》..... 李炳银(99)

• 创作体会 •

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创作

——写作《爷爷学手艺》的体会 潘与庆(105)

革命故事会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1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 字数 74,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统一书号: 10171·524 定价: 0.20元

评论《水浒》故事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选评

上山篡权的伎俩

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派，总要千方百计篡夺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为了维护和加强以皇帝为总头子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一上梁山，就处心积虑地篡夺领导权，从而修改晁盖的革命路线，把农民起义军引向招安投降的歧途。下面就向同志们宣讲一个宋江上山篡权的小故事。

话说北宋宣和年间，晁盖、吴用、林冲等人在梁山共聚大义，举旗造反，晁盖被起义军将士拥戴为山寨的首领。

有一天，宋江带了花荣等一批将领前来投奔梁山。晁盖大喜，连忙迎进山寨。晁盖还请宋江当山寨之主，要他坐第一把交椅。只听宋江说：“哥哥差矣，哥哥本来就是山寨之主，怎么能推让给我坐，如果再要推让，我宋江情愿去死。”晁盖说：“贤弟不必这么讲，想当初你救了我们七人性命，才有今日，你正是山寨之主，你不坐，谁坐？”宋江又讲：“仁兄，论年龄，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晁盖推让不下，自己仍坐第

一位，由宋江坐第二位，吴用坐第三位，公孙胜坐第四位。正要排定第五位以下的座次时，宋江就说：“现在不要再分功劳大小来排了，梁山的一批旧头领坐到左边去，新上山的一批新头领坐到右边去，等以后看谁出力多少，再来商议排位。”众将领都称好，于是，梁山的旧头领林冲等九人坐到了左边，新上山的头领花荣等二十七人坐到了右边。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宋江早有篡权的野心，只是怕一上山就坐了晁盖的位子，会暴露出自己的野心，所以再三推让，有意说出一番漂亮话，迷惑众将领。但是，在议定第五位以下位子时，宋江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出了区分新旧头领的鬼点子，他是怕再排下去，自己带来的头领会排在晁盖原来一批将领的下面。这说明，宋江让位是假，篡权是真。宋江一上山，就要弄阴谋手段分裂起义军队伍，这是他上山篡权的第一步。

且说晁盖、宋江坐在山寨上，有人报知两个好汉上山投奔，这两个好汉，一个叫杨雄，一个叫石秀。晁盖让人引进参见，细问二人来历。杨雄、石秀把自己投奔梁山的愿望说了，众人大喜，让位坐下。杨雄接着讲：“还有个兄弟叫时迁，原来要一同投奔，不料偷了祝家店的一只鸡，打了起来，石秀放火烧了店，时迁却被捉了过去，后来几次借梁山名义去要人，至今不放，还百般辱骂要捉尽梁山好汉。”

晁盖一听，却大怒起来，喝令要斩杨雄、石秀二人。宋江慌忙劝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为何要斩？”晁盖说：“梁山个个是好汉，下山不失光彩，这两个人却借梁山名义偷鸡吃，叫我们受辱，今日斩了二人，我再去打那祝家庄。”宋江又劝道：“刚才二人已说了，鸡是时迁偷的，所以惹了祝家的

人，再说祝家庄也曾多次要与梁山作对，我们不如饶了二人，再去攻打祝家庄。”吴用在一边也说道：“山寨不可斩自己手足之人。”晁盖这才免了。接着，宋江对杨雄、石秀讲道：“贤弟不要多心，这是山寨法规。就是我宋江，如有过失，也要斩首，不敢容情，以后你俩要多注意。”二人听了，拜倒在地，谢罪不已。

一个要斩，是出于山寨法规，一个来劝阻，却是出于笼络人心。自宋江上山坐了第二把交椅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扶植自己的势力。杨雄、石秀是新到，宋江故意在二人面前拚命劝说，实际是在向他们表明：是我宋江出场劝说，才救了你们的性命。然后宋江又对二人说出“就是我宋江，如有过失，也要斩首”之言，实是攻击晁盖专横，搞挑拨离间。

这说明，宋江上山后到处笼络人心，扶植自己势力，这是他上山篡权的第二步。

再说晁盖闻知曾家府在曾头市里百般辱骂梁山好汉，还扬言要“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畜生，誓不回寨。”宋江说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却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宋江再三劝阻，晁盖不听，点了几千人马，忿然下山。

在这里还须一提的是，宋江不让晁盖下山，并非考虑晁盖安全，而是玩弄的一种手法。原来宋江上山后一贯有意排斥晁盖，经常自己带领亲信下山立功，让晁盖空守山寨，架空晁盖，剥夺他的军事指挥权，这是宋江上山篡权的第三步。

且说晁盖下山攻打曾头市，被毒箭射中面颊，负伤而归。宋江守在床前，不时啼哭，晁盖自知不行，说道：“贤弟保

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说完，闭目而死。

宋江在一旁，如死了爹娘般地痛哭起来。

宋江这一哭，大家也清楚，一是哭给众将领看，二是听了晁盖这句嘱咐，实在伤心，原来满心希望晁盖一死，他就是寨主了，不料晁盖这么一说：“捉得射死我的做梁山泊主”，他就当不成寨主了，不免伤心起来，这才掉下几滴眼泪。

次日清晨，众将领在聚义厅坐定，吴用、林冲等人对宋江说：“晁头领归天去了，请哥哥为山寨之主。”

宋江说道：“晁天王临死嘱咐：‘若捉得射死我者做梁山泊主。’我岂可忘了。”众人再三劝说，宋江只是推托。

这里还须一提：宋江早就篡权心切，他是迫不及待想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一来晁盖有言在先，只好故意推托，二来是有意试探众将领的心意到底如何。真是老奸巨猾。

再说吴用见宋江再三推托，便说道：“晁天王虽有遗囑，只是今日还没捉着此人。山寨不可一日无主，哥哥不坐，谁敢去坐，哥哥还是权且坐一坐，等以后再作计较。”宋江听了就说：“军师说得有理，我暂时坐一坐，等以后有捉着射箭人再让位。”

宋江坐了第一把交椅，就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打出了“替天行道”的白旗。

看！宋江大权一到手，就迫不及待篡改晁盖的革命路线，把具有强烈反封建政治内容的聚义厅改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忠义堂，把农民起义军引向招安投降的道路。这真是：

宋江上山施诡计，笼络人心费心机，
为变路线来篡权，反面教训犹可记。

乞求招安的丑剧

《水浒》中的宋江，曾有人说他是反封建的英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梁山农民起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果真如此吗？断然不是。宋江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他为了乞求招安，出卖革命，任何卑劣无耻的手段都能使出来，现在请听《水浒》第七十二回中宋江元宵上东京的故事。

这年冬天，新年将到，飞飞扬扬下了几天大雪，这一日，大雪刚停，天空放晴，梁山泊上下一片银白世界。

只见山下有士兵前来报告宋江，说在离山寨七八里处抓住了莱州官府送彩灯到东京去的一班差人，现押在关外听候处置。宋江听了便叫士兵好好送上关米。一会工夫，两个官府差人和八九个做灯的工匠推着五辆车子来到忠义堂前，每辆车上放着一只精致玲珑的大彩灯。为首的一个人说道：“小人是莱州府承办公事的差人，正月十五，东京城内要张灯结彩，庆贺元宵，小人便是应差前去送灯的。”宋江问明了情况就打发这班人下山去了。

第二天，宋江对众头领说：“我宋江生长在山东，从来不曾到过京城，如今听说皇上要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贺元宵，我也想和几个兄弟私下去看一回灯。”军师吴用听了便说：“不行，如今东京城里暗探最多，万一有什么差错，岂不糟了。”众将领也都苦苦劝说宋江，可宋江就是不听，硬是要去看灯。

听到这里，有人会问，这宋江上梁山多年，今日怎么心血来潮，竟不顾性命危险要上东京看灯呢？原来，宋江上东京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欲知宋江目的究竟何在，继续请听。

话说，当天宋江点拨了柴进、戴宗等人正要下山，那李逵忙道：“东京看灯，我也要去。”宋江便道：“你既要去，就不许惹事，叫燕青也走一趟，和你作伴。”然后宋江领着众人下山往东京去了。一路上，经州过府，晓行夜宿，正月十一日来到东京城万寿门外，宋江等人寻了一个客店住了下来。直到正月十四那天，黄昏时分，一轮明月，从东升起，宋江留下李逵看守房门，自己和柴进、燕青、戴宗等扮作游客挤在人群中进了城。

当晚，城内人来车往，灯火通明。宋江领着众人转过御街，来到一条两边尽是妓院的街上，皇帝宠爱的东京名妓李师师便住在这里。

原来这宋江上东京看灯是假，找李师师才是真的，他想买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讨得赦罪的诏书，向朝廷投降，这就是宋江上东京的真正目的。

话说，宋江领了众人走进了李师师家对面一个茶坊，教燕青先进李师师家去接头引线。没多时，燕青便出来引了宋江进去同李师师相见。宋江见到了李师师，十分高兴，寒暄了一番，正想说明来意，突然一个小使女匆匆来报，说皇帝从宫殿通过地道来到后门。李师师听了忙说：“不敢相留，明天皇上必然不来，请各位明天再来此少叙三杯。”宋江听了连声答应，便出了李师师家回客店去了。

第二天晚上，宋江依旧扮作游客，领着柴进、燕青、李逵、戴宗等人进城来到李师师家门前。宋江教燕青带一百两黄金先送了进去，那李师师得了黄金十分喜欢，便叫宋江进门相见。宋江叫李逵、戴宗守在门口，自己和柴进、燕青走进门去。李师师见了忙叫人摆下了酒席。酒过三巡宋江乘着酒兴讨来纸笔，说道：“我胡乱写一首诗词，以诉胸中闷气。”只见宋江落

笔写道：“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听到这里，有人要问，这宋江既来买通关节，怎么不说明来意，反倒作起词来呢？其实这首词正是宋江要说的话，那意思是说：天下之大，何处能让我宋江升官发迹呢？我在梁山，是想权借梁山水泊，来换取受招安做大官的目的。我们一百零八将，只等皇上招安，我宋江虽有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可没人赏识。我万种苦闷，一夜工夫把头发也愁白了。请看，这首词不正是宋江出卖梁山起义军的绝妙的自供状吗？不正是暴露了宋江为求招安迫不及待的心情吗？

再说，宋江把词递给李师师，李师师反复看了偏偏不懂这词的含意。宋江只等她开口问，便好把心中之愿全盘托出。谁知此时，一个使女又匆匆来报，说皇帝已从地道来到后门。李师师忙对宋江说：“不能远送，希望原谅。”说完便往后门迎接皇帝去了。宋江等人躲到了院中一个黑暗处朝房里张望。宋江低声说道：“好机会不能错过，俺们三人何不就此面见皇上，求他下道诏书招安咱们。”三个人正在暗处商量。再说李逵见宋江三人和那女人吃酒谈笑，叫他守门，早已一肚子的火。此时，门外进来一人，此人是皇帝约好同到李师师家来玩乐的杨太尉。李逵火气正没处发，便举起一把椅子劈脸打去，把那太尉打翻在地，一边又在门口放起火来。那皇帝一见前面起火，吓得一溜烟从地道里逃走了。宋江见此情景，怕关了城门，脱身不了，便匆忙带着众人奔出城门回梁山泊去了。

虽然宋江亲自到东京买通李师师没能成功，但时隔不久，他又派了燕青带了大量金银珠宝去买通李师师和朝廷宿太

尉，终于搞成了一出招安丑剧，达成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使梁山泊全伙受了招安。

由此可见，宋江决不是什么反封建的英雄、农民革命的领袖，而是封建王朝的奴才、农民革命的叛徒、梁山泊里的蛀虫。宋江他念念不忘受招安，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水浒》这部书极力美化 and 歌颂宋江，其目的就是为投降派唱赞歌，为巩固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效劳。无论《水浒》的作者如何为宋江涂脂抹粉，但决掩饰不了宋江投降派的丑恶嘴脸。这真是：

偷偷摸摸到京都，乞求招安钻门路，
宋江出卖起义军，叛徒面目大暴露。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有人认为《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的史诗，说宋江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宋江果真是这样一个英雄吗？绝对不是！宋江不仅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相反却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要是不信，请听《水浒》中宋江打方腊的故事。

却说宋江这天在营中，听说江南方腊造反，已经攻占了八州二十五县，从睦州直到润州，自号为一国，声势极为浩大，还准备早晚要来打扬州，又听说朝廷已派张招讨领兵出征。宋江对吴用说：“我们所有兵马众将，都闲居在此，不能为朝廷出力，还是派人去求宿太尉，请他在天子面前保奏，说我们愿出兵前去征讨。”宋江决定亲自出马到宿太尉家去。

第二天宋江换了衣服，带领燕青进入京城，来到太尉府门前下马，命人传报。太尉得知，立即请进。宋江到了堂上，磕

头就拜。太尉问道：“将军为啥换了衣服到此？”宋江说：“今日小将到此，上告恩相，听说江南方腊造反，占据州郡，改了年号，又入侵润州，早晚渡江来打扬州。宋江等人马长久闲居在此，愿意带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希望恩相在天子面前保奏。”太尉听了大喜，说：“这是尽忠报国的大事，一定竭力保奏天子，天子必定重用。”宋江派了太尉，回到营寨，把这消息告诉了众将领。

再说宿太尉第二天上朝，见皇帝在披香殿和文武百官商议军情，正巧议到江南方腊造反，只听皇帝说：“我已命张招讨、刘都督出征！”宿太尉听了急忙奏道：“方腊这草寇既成大害，陛下已派张总兵、刘都督，如果再派征西得胜宋先锋，这两支军马为前部去征剿，必立大功。”皇帝闻奏大喜。马上命大臣宣宋江、卢俊义到披香殿。宋江、卢俊义来到，皇帝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封卢俊义兵马副总管，平南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锦袍一件，金甲一副，名马一匹等，限定日期出师征讨方腊。宋江、卢俊义领了圣旨谢恩出来，上马回营。

宋江奉旨征讨方腊的第二天，一面调拨战船，命令水军头领整顿篙橈风帆，又命令马军头领整顿弓箭刀枪，衣袍盔甲，准备水陆并进。这时，宿太尉等大臣前来送行，犒赏三军，宋江感恩不已。宋江谢了太尉，命令众将出发，去打方腊了。

在《水浒》中，尽管宋江最后镇压了方腊农民起义，但是宋江的兵马也被方腊农民起义军杀得损兵折将，一百零八人，只剩下二十七人。后来，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宋江升官晋爵，衣锦还乡，而农民革命英雄方腊却在东京街上，凌迟处死，刷了三日示众。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镇压农民起义

的刽子手嘴脸。方腊是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中一支力量强大的队伍，是封建王朝的眼中钉、肉中刺。而宋江一反过去同官军作战的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相，主动向皇帝讨来“圣旨”，恶狠狠地挥舞屠刀向农民军砍去，还扬言：若不把方腊起义军斩尽杀绝，誓不回军，充当了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宋江升官晋爵、衣锦还乡之日，正是农民英雄方腊凌迟处死之时，宋江的官爵升迁是建筑在农民起义英雄的血泊之上的。可是《水浒》作者对这件事作了这样一首诗：“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刚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作者把宋江血腥镇压方腊起义而得到皇帝的封赏说是“善报”，而把举旗造反，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方腊斗争不屈而遭失败说成是什么“恶报”，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水浒》作者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治立场。可见，《水浒》中的宋江根本不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而十足是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死心塌地的奴才

甲 军号声声震天响，

乙 亿万军民上战场。

甲 评《水浒》，批宋江，

乙 分清革命与投降。

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合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甲 《水浒》中的宋江，是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皇帝的忠实走

狗，

乙 《水浒》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可耻叛徒，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

甲 可是吹捧《水浒》、为宋江大唱赞歌的人们却说瞎话，硬把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吹嘘成农民革命的“非常杰出的领袖”。

乙 呸！“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让我们翻到《水浒》第一百二十回，剥下宋江的画皮，看看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是农民革命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死心塌地的奴才！

甲 话说宋江接受皇帝招安以后，就去打方腊，徽宗皇帝看他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就封他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

乙 宋江上任以后，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甲 事隔半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宋江刚想带领一批随从到南门外去游玩，忽听得门外小卒报：“朝廷降赐御酒的天使到！”宋江一听，慌忙换了一套朝服带着一班文武官员出门迎接。

乙 宋徽宗派的天使带着两瓶御酒来到了堂上，宣读了皇上的圣旨，然后捧过御酒递给宋江。

甲 宋江接过天使手中的御酒，心中得意非凡。为啥，因为他想：皇上到底“至圣至明”，没有忘记我呵！你看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又满满地斟了一杯御酒，回敬天使。

乙 天使看见宋江将一杯御酒递给自己，赶忙陪着笑脸讲：“宋安抚，我从来不会饮酒，不会饮酒。”一边把酒杯挡了回去。

- 甲 吃完酒，宋江送别了天使，回到州府，忽然觉得自己腹部隐隐作痛。他心想，不好，这个酒里一定是下了毒药。宋江没有猜错，这御酒里，确实放了慢性毒药。
- 乙 宋江急忙派人去打听那个天使，过了一会，只听差人来报，天使正在馆驿里吃酒。宋江一听，知道自己中了计，不由得瘫倒在太师椅上。
- 甲 过了好一会，宋江才朝天叹了一口气讲：“皇上赐我药酒，我死而无憾，只是有一人我还放心不下！”啥人，就是黑旋风李逵。
- 乙 讲到这里，听众不禁要问，宋江为啥临死还不忘李逵呢？是不是因为李逵曾经劫法场，闹江州，出生入死救过宋江的命，因而勾起了宋江的“江湖义气”呢？不是，绝对不是！到底为啥，请大家继续往下听。
- 甲 宋江想的是，如果李逵知道朝廷赐药酒把我毒死之后，一定又会扯旗造反，干起那“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事来，把我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影响了我的名誉，因此他眉头一皱，连夜派人到润州去叫李逵来，说有要事商议。
- 乙 再讲黑旋风李逵自从到润州当了个叫做都统制的官之后，心里非常烦闷。这一天他正在饮酒，忽听得宋江派人来叫他去，于是他急忙带了几个随从乘船直往楚州而来。一到楚州，便直奔州府，来拜见宋江。
- 甲 宋江一见李逵来了，说道：“贤弟，自从大家分别以后，我日夜想念众弟兄，吴用军师、花知寨离我这儿路远，消息不通，只有你离我较近，特请你来商量一件大事。”
- 乙 李逵一听，大声问道：“哥哥，什么大事？”

- 甲 宋江赶忙把李逵拉进后厅，一边请他吃酒，一边对他讲：“贤弟，听说朝廷要派人赐药酒给我吃，你看如何是好？”
- 乙 李逵一听，拍桌而起，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他见宋江不响，又讲：“哥哥，我镇江还有三千军马，加上哥哥这里军马、百姓，不如再扯旗造反，重新杀上梁山，你看如何？”
- 甲 宋江听完，眉头一皱。大家要问为啥，因为宋江想，果然不出我所料，李逵“反心未除”，不除掉他，我死不安心。当天夜里，宋江又请李逵饮酒，酒中放了慢性毒药，直灌得李逵酩酊大醉。
- 乙 第二天，宋江送李逵回润州，李逵上船之前，还对宋江讲：“哥哥，你什么时候起兵造反，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来接应！”
- 甲 宋江一听，李逵到现在还讲这个话，就讲：“兄弟，你不要怪我，前天我已经吃了朝廷送来的药酒，早晚总得死了。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我死，我毫无怨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你来见一面，昨天的酒里，我已下了慢性毒药，你回到润州后也必然要死的。”
- 乙 果然，李逵乘船到润州不久，药发身亡。就这样，李逵这个耿直豪爽、疾恶如仇的坚强战士，没有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
- 甲 宋江为什么要药死李逵？
- 乙 因为李逵又反贪官，又反皇帝，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与地主阶级势不两立！

甲 宋江为什么要药死李逵？

乙 因为李逵大闹菊花会，踢翻酒席，愤怒大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对投降派无比愤恨！

甲 宋江为什么要药死李逵？

乙 因为李逵扯诏书，拳打陈太尉，反对招安；招安以后，还要造反，反心未除，是封建王朝的眼中钉，肉中刺！

甲 毛主席教导我们：

合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甲 宋江吃了宋王朝御赐的毒酒，临死之前，还一再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说明他完全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实走狗，一个死心塌地的奴才！

乙 宋江吃了宋王朝御赐的毒酒，临死之前，还要药死李逵，怕李逵起来造反，充分表明宋江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农民革命的死对头！

甲 宋江的“全忠仗义”“忠义双全”，

乙 就是忠于皇帝，搞投降主义！

甲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清楚什么是投降派，

合 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



上海县马桥公社创作组 顾巧琳执笔

故事发生在上海郊区黄浦江畔的临江大队。三月中旬的一天清晨，临江村口急匆匆走来一个人，他身背钢枪，肩上掬着一支船橹，快步如飞。在他后面跟着一个小模小样的讨橹人，“同志等一等！这支橹是我的。”掬橹人头也不回地说，“情况还没弄清楚，怎能把橹还给你。”听到这里，同志们不禁要问了，掬橹的是啥人？讨橹的又是啥人？这支橹又是从啥地方来的？事情还得听我从头讲起。

原来昨天夜里，临江大队民兵连长兼党支部委员任卫英，从公社学习回来，她习惯地沿着江堤走去，当她走到浦江机器厂附近的鹅头湾时，突然在月光下，发现湾面上有条船在漂动。船上没有灯火，毫无动静。她喊了几声，不见回音，只有江水拍击堤岸，发出“哗—哗—”的响声。心想，再有两个钟头就要涨潮了，船不靠岸会发生意外，民兵战士责任重大，决不能让人民的财产受损害。卫英忘记了寒冷的天气，大步跳下江堤，涉水向船走去。她跨上船帮一看，是条空船，只见后舱有两床铺盖卷，但没有困人，再仔细观察，发现船上有橹没有篙，有锚没有抛，这倒奇怪了？难道这条船是停船人一时大意忘了抛锚，被江水冲进鹅头湾的？那船上为啥没有一点撞伤的

痕迹？鹅头湾湾深滩浅芦苇兴，进口狭窄船难进，如果没有人摇橹撑篙，船是进不了鹅头湾的。今夜这条空船漂在这里是何原因呢？卫英耳边响起了公社党委书记老吴的话，“你们临江村地临三县交界处，附近都是大工厂，往来船只车辆频繁，情况复杂，你们民兵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主动抓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卫英决心把船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她乘着月光，划动橹桨，把船摇进里浜停好，跳上堤岸，准备找群众了解情况。正巧碰到值班的民兵张利民与勤芳，一问情况才知道，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这条船停在鹅头湾外水面上已有两天，船上总是没有人。张利民、勤芳早已注意，要去过问这条船，遭到了张利民的父亲、临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仁根的反对，说什么黄浦江上的船只来往停泊是天天碰到的事情，有啥大惊小怪，现在春耕、积肥工作这么忙，用不着多管闲事。昨天浦江机器厂打电话来，说厂里失窃了一批钢材，要求临江大队民兵协助破案。利民、勤芳吃了夜饭巡逻到浦江边，发现那条船不见了，就一路寻来，在鹅头湾里浜碰到了卫英。卫英听利民、勤芳说，这条船原来停在鹅头湾外，今夜又怎么到鹅头湾里来了，会不会与厂里失窃钢材有联系？卫英感到这条船来得蹊跷，决定把这情况及时向公社党委汇报。她把船交给利民、勤芳，要他们留意周围的动静，如果天亮后，还没有人来寻船，就把橹暂放值班室，等寻船人来再把情况问问清。说完，卫英直奔民兵连部。

说来奇怪，一夜天过去了，这条空船还是无人来找。利民、勤芳看看太阳跃出水面，准备出工，利民卸下木橹，搨了就向值班室走来，走到三叉路口，碰到了这个讨橹人。当讨橹人听说要进村去见民兵连长时，心里暗暗吃惊。他听说过临江

大队的民兵连长是个女的，这个人能文能武，胆大心细，遇事爱追根问底，做事顶真不徇私情，要是见了她就麻烦了。讨槽人一急之下，抱住槽梢说：“你……你凭啥理由扣住我的槽不放？”利民索性放下槽，理直气壮地说：“一条空船漂在鹅头湾，眼看人民的财产受损害，你说，我们民兵战士管得应该不应该？”“应该应该，可是，我到里浜去看过了，那条船真是我的，把槽还给我吧。”利民却说：“为了对人民负责，我们还要好好调查，等弄清楚了再给你。”讨槽人一听要好好调查，心里更急了，抱住槽梢死不肯放手。两个人争吵起来。争吵声引来了一个人。啥人？利民的父亲张仁根。他原是个种麻菇能手，生产技术有一手，在大队分管抓副业生产，全大队麻菇产量高，经济收入不少，他有点沾沾自喜，想再扩建三间麻菇房。刚才他在大队打电话，向公社申请材料，却挨了顿批评，他猜想一定是卫英向公社反映了情况，心里暗暗埋怨卫英。走到三叉路口，看见儿子在与一个陌生人夺槽，就走过来。陌生人听张仁根的口气，象个大队干部，就主动拿出证件给老张看。证明上写着他是长春公社三春大队运输组的，姓蔡名翔介。老张看了心里一动，自己有个妹妹也在三春大队，不知他认识吗？就问：“你是三春大队的，有个采药员张月珍你认得哦？她是我妹妹。”蔡翔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认得认得，我们还是隔壁邻居呢。”蔡翔介又说：“你就是张仁根同志，那真太巧了，我们船过此地，受月珍之托，要我前来代她望望你。听月珍说你腰痛病很厉害，吃了好多种药也不好，我这里有点杜仲药材，特地带给你，试试看不晓得有没有效果？”说完，要紧从背包里摸出一大包东西，老张接过来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急需要治腰痛的杜仲药材。老张想这个老蔡是

妹妹的乡邻，初次见面就这样热情，定要他到自己家里去坐坐。利民半信半疑，正想去告诉卫英姐，卫英已被勤芳喊来了。卫英站在背后听到他们的谈话，暗下思量：此人既是代人望亲，为什么船来了三天而不进村，偏偏我们把船摇进了里浜，卸掉了船槽他就寻来了。对这个不速之客要好好摸摸底。就问道：“老蔡，你的船停在什么地方？”蔡翔介转身一看，眼前站着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只见她二十三、四岁年纪，中等身材，两根短辫齐肩，两只眼睛闪烁着机警、敏锐的光芒，不觉望而生畏。他小心地回答：“船停在鹅头湾外。”“那怎么会漂在湾里？”蔡翔介早有准备：“我们停船一时疏忽大意，只用竹篙，被风浪冲断绳子，余走竹篙，船随水漂进了鹅头湾。”卫英想真是谎话连篇，没有人摇槽，船是不能进鹅头湾的。又问道：“船上几个人？”“两个人，还有一个在望亲戚。”“你们这次出来，定有任务的喽。”“给新江牧场运送水泥桁条，喏，这是回单，回去想装点肥料。”老张见卫英问长问短，心里很是反感。人家老蔡不是有证件和回单的吗？就不耐烦地说：“闲话少说，老蔡走，到我家去。”一边说一边拉着老蔡就走。卫英向利民递了个眼色，利民会意，上前说：“老蔡难得来，一定要到我家去坐坐，槽捐去不方便，我替你代为保管。”蔡翔介还想讨槽，但老张已经一把拖着他走了。卫英暗示利民跟回家去，注意动情，自己把槽捐进值班室。此时她耳边回响起毛主席的教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她决定到厂里去一次，把钢材失窃的情况问问清楚。

卫英到厂里去了以后，发现浦江机器厂的后墙外面就是鹅头湾，而且根据厂里提供的线索，钢材很可能就是从后墙上

被盗窃出来的，只要鹅头湾停好船，就可以直接装上运走。几天来鹅头湾停靠的船只有这一条最可疑，但船上并无钢材，那钢材在什么地方呢？卫英带着这一疑问，同勤劳又来到了鹅头湾，卫英注视着江面，发现江面上有根芦苇露出水面二寸左右。看上去象是长出来的，但却是孤零零一根。卫英决定下江底去探明真相。勤劳连忙拖住她说：“卫英姐，江水很冷，你，你千万不能下去。”卫英坚定地说：“胸有朝阳人身暖，寒水刺骨无所惧。”卫英跳下江堤，涉水向深处走去，勤劳也跟着跳到江里。当她们将到芦苇时，突然，脚下踩着了一堆东西，弯下去一摸，正是钢材。看来这芦苇是记号。发现了这一重要情况，卫英叫勤劳暂时保密，自己先到连部，用电话再次向公社党委汇报情况。

蔡翔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原是长春公社三春大队的运输组长。过去，他利用职权，损公肥私，贪污盗窃，犯了严重错误，经群众揭发批判后，撤职回队劳动。由于他伪装积极，又混上了生产队的船老大。他看到水泥桁条是热门货，公社加工场来不及加工，就手心痒痒的，偷偷搞个地下加工场，材料的来源当然靠偷、盗。近来又同浦江机器厂的一个坏家伙相勾结，盗窃了该厂的一批钢材。因为临江大队的民兵加强巡逻、值勤，一时无法把钢材运走，他们把偷来的钢材沉在水底，想见机行事。他们怕船停在鹅头湾外，日脚长了引起民兵注意，就把船摇进了鹅头湾。啥人晓得，船偏偏被临江大队民兵摇进里浜，卸掉了船橹，急得团团转。蔡翔介想，现在只有攒出最后一只棋，利用队里社员张月珍的名义，去找临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张仁根，骗取他的信任，讨还船橹，赶快溜走。

张仁根还蒙在鼓里，满以为蔡翔介是跑运输的，走过三

港六码头，嘴巴又“甜”，一定是“人头熟，路道粗”，听说他们公社有桁条加工场，自己大队扩建麻菇房正缺桁条，何不托他想想办法。老张一开口，蔡翔介满口答应。问五十根够吗，老张眉开眼笑连说够了。蔡翔介心想没有寻错人，乘机说：“不过现在都在堵后门，无凭无据恐怕人家不相信，难为你开张证明。”老张想，这个便当，就问怎么写法。蔡翔介说：“就写兹有临江大队，托加工水泥桁条五十根。”张仁根也不细想，顺手就写了一张。蔡翔介接过证明，心里得意。因为他从老张口中

听出，浦江一带的民兵是联防的，想有了它，沿路民兵盘问，还可以派用场。利民看见父亲为了要五十根水泥桁条，竟然糊里糊涂的开证明给蔡翔介，就乘他们在房里写证明时，急急去寻卫英。

这时卫英正与勤芳向老张家走来，碰到利民，利民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卫英，卫英想事情还真不简单。当张仁根和蔡翔介谈妥，正要出门去抬槽的时候，抬头一看，卫英象泰山压顶挺立在门口，双目逼视：“蔡翔介，到哪里去？”“唔，上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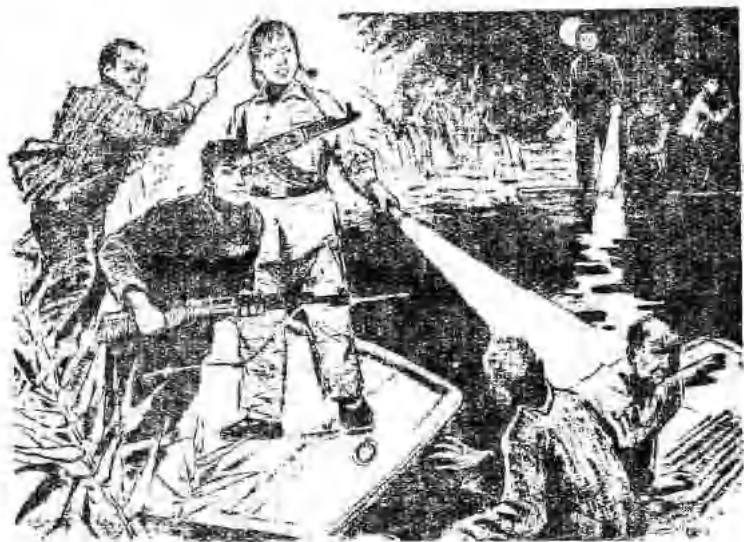
是槽还在值班室里呢，怎么准备走了？”蔡翔介急忙掩饰：“因为运输任务重，我们还要装化肥去呢。”“听说你做‘好事’，给我们大队解决了五十根水泥桁条。”“这是兄弟队互通有无，搞社会主义协作嘛。”卫英说：“这个协作搞得‘好’，我们一没有钢筋，二没有水泥，你们怎么能代客加工。”蔡翔介不免有点惊慌：“这个——我可以到废品公司、水泥厂去想办法。”“到那里去走后门喽？”“不不，现在大家都在学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风，怎么能再去开后门呢？”“那我们五十根桁条什么地方来呢！”“哎——这个我再想办法，一定弄到。”旁边的利民熬不住了，上去戳了一枪：“你倒真会想办法，总不能去偷喽。”“啊……去偷？这是啥意思，说话要有证据。”卫英想，狐狸已经露出了尾巴，但船上还有一人流窜在外，还不能打草惊蛇，便说道：“老蔡，我们群众不同意无计划扩建蘑菇房，队委会也讨论过，这是重副轻农、经济挂帅的表现，我们决定收回证明。”老张可不买卫英的账，证明一收回，五十根桁条就不翼而飞了，所以坚决不同意。蔡翔介心里暗盘算，只要民兵连长向联防单位说一声，这张证明等于“零”，会引起民兵更大注意，还是乖人不吃眼前亏，证明还给她。蔡翔介刚想给卫英，被老张一把夺过来团在手里，老张怒睁虎目盯着卫英，气得话也说不出：“嗨！卫英你——”这个辰光，勤芳姑娘照卫英的吩咐把槽掇来了。蔡翔介一见船槽，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卫英同志，我可以走了吗？我们可是来得明去得清，证件、回单你们都看的啊！”卫英一语双关地说：“现在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了。”“那可以让我走了喽！”卫英点了点头。蔡翔介接槽掇在肩，说了声谢谢，就朝鹅头湾里浜跑去。

这时，卫英叫利民、勤芳等民兵去监视这条船的动向。“啥？”老张听完就跳了起来，放了人家还要去监视，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张仁根大喊一声：“回来！”利民、勤芳站住了，老张气得嘴唇发抖：“我再也不许你们这样胡闹下去了！”利民着急地说：“爹爹，这是抓阶级斗争啊。”说完与勤芳头也不回地走了。老张气得火冒八丈，统统向卫英发出来了：“这那里是抓阶级斗争啊，分明是把人家的船当作练兵演习的对象；这那里是与阶级敌人斗，分明是在同我斗啊！卫英，你是大队支委，又是民兵连长，从今后，这大队企业你抓吧，我不管了！”说完，就要走。卫英激动地一把拖住他，思绪翻滚，千言万语塞满了喉咙：“仁根叔，不能这样做，你有意见尽管说，对革命工作怎么能够撒手不管呢？”张仁根气呼呼地说：“卫英啊，做事总得有分寸，怎么对待老蔡象对待坏人一样。他是我妹妹队里的人，你这样不是叫我做难人？”卫英说：“蔡翔介不是好人。”“证据在哪里？”“在这里。”随着话音，勤芳姑娘又来了。她说刚才浦江机器厂打电话来，厂里通过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挖出了那个盗窃犯，他已坦白了罪行。原来他们一个盗窃集团三个人，蔡翔介是首犯。卫英又把鹅头湾调查经过情况讲给老张听。老张说：“那为什么不早说。”卫英说：“证据还没有到手，不能瞎说，我们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这时，老张象五雷轰顶：“难道我真做了阶级敌人的保护伞了？！”卫英语重心长地说：“仁根叔，阶级敌人看准了你的麻痹思想，用尽心机在你身上做文章，冒用你妹妹的名义，利用小恩小惠作进门法，五十根指条作诱饵，打着互通有无的社会主义协作旗号，投你所好，送你所需，干破坏社会主义的勾当；由于你对农村民兵杀上社会抓阶级斗争这一新事物不能正确对待，几乎被敌人钻了空子。”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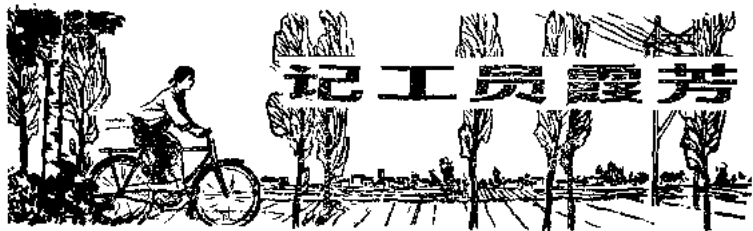
英说到这里，又从仁根手里拿过证明说：“这证明虽小，但阶级敌人有了它，可以当作护身符，你这样做，为拆社会主义墙脚的人开了绿灯，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这样下去很危险哪！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毛主席的亲切教导照亮了老张的心。牵动荷叶带动藕，追根究底在自身，平时不看书、少学习，思想跟不上新形势，是非含混、真假不辨，做了新事物的促退派。这时利民骑车回来汇报，说这条船摇出里浜后，另一个家伙也上了船，要不要当场抓他们。卫英说：“慢，让我们严阵以待，来个瓮中捉王八。”

第二天深夜，蔡翔介和另一个家伙拼命摇船，向鹅头湾而来。进入目的地，一看那根做标记芦苇还在，心里高兴。“嚙、嚙”只听见铁锚抛入水中，两个家伙跳下去就捞钢材……。船的吃水越来越深，终于摸完了，两个家伙跨上船帮，起了铁锚，调转船头。突然一阵“嚙！嚙！”哨子声响遍两岸，随即“喇！喇！”十几道手电筒光象探照灯一样照住贼船。“不许动！不许动！”喊声四面而起，民兵的船只封住了鹅头湾进口，卫英站立船头大喝道：“蔡翔介，看你们往哪里逃！”两个家伙看看四面都是民兵，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吓得双脚索索抖，束手就擒。

在押送罪犯去公社民兵团部的路上，张仁根无限感叹地说：“今天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可把我教育到家了。从今后，我要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好弄懂。做新事物的促进派。”卫英说：“同志们，莫看百花舞东风，花旁尚有蛀蕊虫，我们民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头。农村民兵杀上社会抓阶级斗争，工农联防就是好。我们要看到斗争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啊！阶级斗争，我们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广大民兵响亮地回答，声音伴着江涛响彻云霄！



上海县七一公社 张天伦
沪 星 大 队

今年开春，杨家塘生产队的记工员到社办工厂去工作了。一天晚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准备重新选一个。杨队长谈完生产情况，接着讲：“现在大家提提名，看啥人当记工员妥当？”刘家婶站起来就讲：“我选霞芳，大家看好不好？”“好！我选霞芳！”“我也选霞芳！”刘家婶一提，就象讲到了大家心里，不等杨队长表态，大家就“嚓”一同把手举了起来。杨队长一看大家选的是自己的女儿，心里想：小姑娘今年二十二岁，生在新社会，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小辫子一翘一翘，斗争性是足的，只要她看不入眼的事情，就要同你当面提意见，一点不讲情面。这在杨队长看来也太过份了。就拿去年她当政治夜校辅导员时的一桩事情来说吧。一天她看见蔬菜组组长金关虎的自留地种出界线，垒掉队里的韭菜地，她找金关虎说理，金关虎不服，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了小评论，登上了黑板报。霞芳这种脾气，让她当记工员，以后我的事情还要忙来。所以连连摇头说：“啊呀，霞芳么，一根肚肠不转弯，是个炮仗脾气，记工员天天要跟大家打交道，我看不大合适吧？还是另选一个。”“不要，不要。”“我们相信霞芳。”“我们就是要选霞芳！”不等杨队长话说完，大家就打断了他。杨队长看看这个场面，象

出黄浦的扯篷船，实在扳不转，只好硬硬头皮讲：“好好好，既然大家信得过，就暂时让她试试看。”

杨队长讲试试看，不到三天，记工员霞芳就同蔬菜组组长金关虎为记不记半工人工吵起来了。金关虎是个中农，种蔬菜经验足，但对政治学习不关心，当了几年蔬菜组长，还是钻在小生产的圈子里，拨弄个人的小算盘。平时上工老晚来，下工老早走。社员向他提意见，他就讲：“秧棚里生活就是靠技术吃饭，你们讲我省力，就你们来做，好哦？”社员向队长反映，杨队长也总是撸撸平算数。现在听说霞芳当了记工员，他想，霞芳是队长的女儿，脾气虽然犟一点，但是杨队长同我关系蛮好，再讲，队里今年种了二十亩新品种“北红”一号早熟番茄，队里把几个青年安排到蔬菜组，还要我带带他们，霞芳也是其中一个，现在我是师傅，你霞芳是我徒弟，你再犟，也总要买我三分账。霞芳到蔬菜组这天，金关虎笑嘻嘻对霞芳讲：“你到蔬菜组可得好好学点技术，本领在身，水冲不走，火烧不掉，嘿嘿……”霞芳当场就顶了他一下：“关虎叔，技术再好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总不能拿技术当资本啊。”

昨天，公社农科所通知金关虎下午去开早番茄管理会议，他就顺路带顺货，自行车上装了两篮芹菜上自由市场。啥人晓得销路不好，菜还没卖光，一看手表，哟！已经三点五十五分，要紧寄放好自行车，急急匆匆赶到会场，会议正好结束，他就又稀里糊涂跟大家离开了会场。

今天一早，刘家婶婶来问金关虎，番茄地上做啥生活。他想，公社农科所开会，总是老套子，免不了打药水，凭我的老经验不会错，就吩咐刘家婶婶今天打药水。这时，霞芳跑来记工分，问金关虎：“关虎叔，你昨天在做啥？”金关虎笑嘻嘻讲：

“不缺不缺，昨天满工。”“啥人问你缺工满工，我问你昨天上午在做啥？下午又在做啥？”金关虎朝霞芳看了一眼讲：“上午同你一道做生活，下午公社开会，你不是不晓得，还问我做啥？”霞芳想，正因为晓得所以要问。原来，事情正巧，昨天下午，霞芳趁劳动休息，骑了自行车到公社买药水，经过集市，看到金关虎在叫卖芹菜。现在，霞芳轻轻掸掉记工簿上的灰尘讲：“不错，公社是开会，可你呢？”霞芳想启发他自己提高认识，可是金关虎拔直喉咙讲：“是在开会呀，会议要求番茄打药水，我马上行动了。”霞芳看他装腔作势，还不想承认错误，就一下子戳穿他说：“你昨天三点多了还在卖芹菜，这半工人工你不说清楚我不记！”说完毫不客气在记工簿上“嚓嚓”打了个大“×”。“啥？”金关虎一张面孔顿时拉长了：“昨天是公社要我开会去，你有啥资格扣我工分？”“昨天公社是叫你去开会，但不是叫你上自由市场卖芹菜去。你怎么可以借开会名义搞小生产？”金关虎哼哼哈哈一时讲不出话来，再看看社员都在围拢来，自己面子难看，只好硬硬头皮捐了铁镢走了。社员群众都讲霞芳做得对，这只马蜂窝是要捅一捅。

这时，刘家婶婶对霞芳讲：“霞芳，我们种的番茄是‘北红’一号新品种，公社开会金关虎没有去听，到底是不是打药水呀？”霞芳想，对呀！“北红”一号是早熟新品种，听说要特别注意“二四滴”农药的应用。想到这里，霞芳说：“刘家婶婶，让我到公社去问问清楚，你们先不要打药水。”

霞芳推出自行车，赶到公社农科所。农科所同志把会议要求向霞芳讲了。原来，会议要求种“北红”一号新品种的生产队，当前要加强田间管理，施提苗肥，捉地老虎，同时要控制“二四滴”农药的使用。事情完全清楚了，这么多内容，金关虎

不向大家传达，证明金关虎根本没有参加会议。霞芳想，近来贫下中农满怀激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理论，促春耕，面貌一新。但是，也有人认为理论学习同自己不搭界，一心想个人的发家致富，金关虎就是这样的人。而金关虎所以会这样，又同自己阿爸有关系。要金关虎转变过来，先要做通阿爸的思想。

霞芳回到队里，正巧碰到自己的阿爸。杨队长气冲冲走到霞芳面前，不问情由，就要霞芳交出记工簿。霞芳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关虎在自己面前歪理无处申，跑到阿爸而前去诬告了，就讲：“阿爸，你要记工簿做啥？”杨队长看看自己女儿，又看看记工簿，气呼呼讲：“今后不用你记工分了。”霞芳想，阿爸，你错了。记工员是社员会上选的，你只有执行义务，可没有撒职权利，就严肃地讲：“阿爸，你当生产队长，应该是代表贫下中农社员群众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带头人，你应该带头同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错误倾向斗。论关系，你是我的阿爸，论职务，你是我的队长，论阶级，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对金关虎的半工人工，你应该听听我记工员的道理。”杨队长一听，胡子一翘一翘，眉毛一竖一竖：“哟，霞芳你倒教训起阿爸来了。”这时，在大田劳动的群众都围上来了，刘家婶婶看看队长的样子就讲：“老杨呀！霞芳讲得对，做得对，我们队里的一只资本主义马蜂窝今天给霞芳捅了一下，捅得好，我们应当支持霞芳。”一旁的社员都讲霞芳做得对。这时霞芳又把金关虎没有去开会，上自由市场卖芹菜的事详细告诉自己的阿爸。杨队长想，尽管事情这样，队里种番茄，论技术，论经验，的确要算金关虎，加上今年种了二十亩新品种早熟番茄，现在，我们对金关虎半工人工斤斤计较，而他在二十亩番茄地里

马马虎虎，这个损失就大了。想到这里，就讲：“刘家婶婶，你们的话在理，可是这二十亩番茄产量，你们能保证吗？”霞芳早就料到阿爸的思想，就说：“金关虎吵着要记半工人工，这是他的个人发家思想在作怪。我们这样做，不光是扣他半工人工，而是堵住走资本主义的漏洞。阿爸，眼前番茄苗已育苗开花，这个管理工作是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金关虎有技术，就不同他的小生产思想作斗争啊！”这时，刘家婶婶在旁边加了一句：“金关虎不上怕啥！我们上，叫他看看贫下中农说到做到。”“对，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上！”“啐——”几个小青年一齐赞成。杨队长看到眼前的一切，想想自己做了多年队长，要是没有广大贫下中农团结战斗，光靠一个、两个人，能当好这个家吗？

这时，从村里晃晃悠悠走过来一个人，啥人？金关虎。他怎么会来的呢？原来金关虎在杨队长面前叽咕了几句，想用队长来压霞芳，杨队长禁不住他的花言巧语，就去找霞芳，金关虎心里蛮得意，想这半工人工又捞到了，但是现在横等竖等都不见杨队长来找他，晓得自己理缺，要想撒手不干，看看今年春熟长势好，怕丢掉工分，想来想去看在工分面上，老老面孔只好找上门来。杨队长见金关虎走来，看到他那个摇头晃脑的样子，心里也来了气。就故意讲：“关虎呀，半个人工可以弄清楚，你去公社开过会，你看番茄苗哪能办？”金关虎看看队长，又看霞芳，想：种番茄，你们还得求我金关虎，嘿！不怕你们不给我记足工分。就讲：“早番茄，早番茄，要早开花早结茄，就应立即用‘二四滴’浸花。”金关虎话没讲完，霞芳忍不住“噗嗤”一笑，对金关虎讲：“关虎叔，公社农科所开会是这样布置的吗？”金关虎眼珠一转，想：原来你们兜了个圈子，还是在

半工人工上跟我过不去，但还不甘示弱地讲：“要是公社不叫我去开会，我也不会上自由市场。”金关虎话没讲完，“哈哈”顿时一阵笑声，笑得金关虎莫名其妙，他自认为道理蛮足，却引来大家的笑声，他张大眼睛望着大家。

这时，刘家婶婶拿过霞芳手里记工簿，扬了扬，一面点点自己的头，对金关虎讲：“金关虎，不是公社开会不好，是你这个有问题。”霞芳接着讲：“刘家婶婶讲得对，我们的冤家对头不是你关虎叔，而是你头脑里个人发家的小生产思想。你自以为有技术，有本事，队里要依靠你，平常理论学习认为不搭界，今天半尺自留地，明天半工人工，集体的东西一点一点被你拖进个人发家的小圈子里去了。到头来，小生产的发家思想会把你拖到资本主义泥坑里去的。关虎叔，我是一个共青团员，能够眼看你这样下去吗？不能！不管你怎么恨我，队长怎么指责我，我一定要斗争！”霞芳一番话充满了革命正气，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讲得金关虎面孔涨得通红。

大家在霞芳的启发下，干脆在田头开起了学习讨论会来了。大家从理论学习联系到半工人工的问题，讨论什么是小生产，什么是自发资本主义，我们应当如何去限制它。你一句，我一句，真是越讲越有劲，越讲心越明。杨队长听着大家的议论，心里明亮多了。他想：有霞芳这样方向明、觉悟高、敢说、敢想、又敢做的好女儿当记工员，自己有什么不放心呀！我身边有这么多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的贫下中农作为依靠，搞工作为啥还前怕狼后怕虎呀！他想到这里，激动地说：“霞芳啊，你做得对！我们不对小生产的自发倾向作斗争，它就要反过来损害集体经济。今后我也要加强学习，当好革命、生产的带头人。”霞芳听了真高兴呀，她一把抓住杨队长的手

兴奋地说：“爸爸，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同资本主义倾向斗，永远朝着共产主义前方走！”

在霞芳的带领下，蔬菜组的社员群众，根据公社农科所开会的要求，对番茄地普遍施了提苗肥，还捉了两次地老虎，同时控制了“二四滴”的合理使用，二十亩“北红”一号新品种番茄，获得很大的丰收。

在鲜红的番茄一车车送往市场的时候，刘家婶婶问金关虎：“金关虎，要是听了你，能有现在的丰收吗？”金关虎摇摇头讲：“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差点误了集体的大事。”刘家婶婶笑呵呵地说：“霞芳坚持原则，就是要你同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彻底决裂，今后可要多向霞芳学习，要把心思放在集体上面呵！”



三粒土霉素



江阴县新桥公社立新大队创作组

故事发生在江南“三抢”季节。

这天，太阳刚露出地平线，立新大队的赤脚医生田正英在参加县里理论学习班结束后，正迈着矫健的步伐，赶回家里。跨进门，田正英解下挎包，放在桌上。忽然见台角上放着一只药袋，“啊！我爸病啦！”再打开药袋一看，是三粒土霉素。

这时，田正英的小妹妹听见阿姐回来，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拉着阿姐说：“看你今天才回来，弄得爸爸生病也去找苗春哥看。”田正英问：“爸爸生了什么病？”“拉肚子。”“是患了肠炎？”“对对对，苗春哥也说是肠炎。”“哦！”田正英听完小妹妹的话，看着手里的三粒土霉素，眉宇间忽然打起了一个结。她想：夏天，患肠炎的人比较多，大队合作医疗站除了做了不少预防工作外，今年在百草园里还特地扩种了黄连等专门防治肠炎的草药。这草药疗效好，又是自己种的，不费钱，爸爸患肠炎，苗春为啥不配黄连苦草汤，而给土霉素呢？田正英想到这里，把三粒土霉素往口袋里一放，就向大队合作医疗站大步走去。

这立新大队合作医疗站，是十年前在毛主席“六·二六”

光辉指示的指引下诞生的。那时，贫下中农对这新事物寄托着无限期望。但是合作医疗站的大权落到了一个“野路郎中”手里，两年不到，合作医疗的资金被拖光了，阶级敌人趁机煽动说“办糟了”，要拆散合作医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照亮了贫下中农的心，看透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实质，撤了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野路郎中”的职，把医疗大权重新夺了过来。就在这时，田正英和丁苗春两个回乡青年，一同被贫下中农推上了这个光荣的岗位。从此，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俩把立新大队的合作医疗越办越好。

田正英和丁苗春过去是初中里的同班同学，几年来，两人在工作上合作得很好，思想上也都有了进步，到医疗站不久，他们又一同被批准参加了共青团。最近，田正英还被吸收入了党。贫下中农看着自己的赤脚医生茁壮成长，心里象装进了几斤蜜糖一样，甜滋滋的。但是，最近以来，田正英觉得苗春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与自己有点不同了，在群众中，也听到对丁苗春的一些议论，联想到今天这三粒土霉素的问题，觉得应该找了苗春谈谈。

田正英到了医疗站，一进门，就看见二队的张大嫂抱着孩子在看病，丁苗春埋着头在开处方。未等田正英开口，张大嫂先看见了：“哎哟，是正英回来啦！”丁苗春一听，赶忙搁下手里的钢笔：“正英，是你回来了！嗨，看你满身露水泥浆，准是又乘11号车回来的，辛苦了，歇一会吧！”田正英说：“这算得了啥，快给孩子看病吧！”说罢，伸手抱过张大嫂怀里的小孩，习惯地把自己的脸贴在孩子的额上，“啊？小宝还有热度！”丁苗春说：“不要紧，是肠炎，还刚开始。”说着，打开药橱门，从里头拿出一包黄连草剂和一支退热针剂交给张大嫂。

田正英想：我爸爸患肠炎，为啥不给草药，要配土霉素；而小宝才三、四岁，不宜吃黄连苦草汤，又为啥不配土霉素呢？田正英向丁苗春建议：“苗春，小宝是否改配三粒土霉素。”丁苗春说：“不要紧，苦草汤和土霉素疗效是一样的。”田正英说：“能用草药的地方是应该尽量用草药，但黄连给小孩吃，吃不进就达不到疗效啊！”丁苗春从台上拿起一只土霉素瓶，向田正英解释道：“土霉素今朝刚用完。添药的清单昨天托书记老王带到镇上去了。”“哦？”田正英想：合作医疗站缺药不及时添是不对的，但自己出去学习半个月，苗春一个人也够忙了。现在手头没有土霉素，也不能全怪他，就对丁苗春说：“我口袋里正巧还有三粒土霉素，你重新给小宝开个药袋。”说完，田正英把小宝放到张大嫂怀里，把三粒土霉素交给了丁苗春，拿过大嫂手里的那支针剂，就叫大嫂抱小宝到内室去打针。

这时，蹦蹦跳跳进来一个七、八岁光景的小男孩。一进门，就尖声尖气地喊：“苗春哥！”丁苗春一看，进来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老王的儿子小明，便迎上前去问道：“你也来看病？”“不是。奶奶叫我来拿三粒土霉素。”“啊！你也要土霉素？”丁苗春心里想：正巧缺土霉素，你们偏偏来要土霉素，虽然数量不多，但眼皮底下也变不出来啊！丁苗春又问小明：“你奶奶生了什么病？”“她没有告诉我，只叫我拿三粒土霉素。”丁苗春心里又犯难起来了，小明奶奶要药，肯定是急用，要是让小明空手回去，那怎么行呢？忽然丁苗春想起刚才配给小宝的土霉素还未拿去，不觉灵机一动，自言自语道：“有了。”

田正英在内室听得丁苗春和小明的对话，给小宝打完针，就走了出来。心里想：老王母亲平时看病总是自己来的，为啥今朝要叫小明来拿？大人吃土霉素，三粒也解决不了问题，为

啥指定拿三粒呢？田正英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丁苗春看田正英出来，就说：“正英，老王不在家里，他母亲叫小明来拿药，肯定是急用，这里配给小宝的三粒土霉素，先给小明拿去吧，等上午我镇上添了药回来，下午就给小宝送去。”田正英说：“这怎么行！药已给了小宝，何况小宝确实需要。”丁苗春轻飘飘地说：“啊呀，这有啥行不行的，机动灵活嘛！”

“机动灵活？”田正英重复着丁苗春的这句话，心里不平静起来。她把今天前后两件事情，和最近在苗春身上发现的变化联系起来看，慢慢地心里有了底。田正英想：苗春自己不会吸烟，但有好几次在他出诊回来，药箱里放着几支香烟，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是人家给的，情面难却只好受了，反正也不是自己要吃，以后有人来医疗站坐坐，也好请别人吃。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因此在处方时，有时就迁就病员的片面要求，行了私人之情，群众就有了议论。田正英把这些现象联想到给她父亲配土霉素，给小宝配苦草汤，又要把小宝的药换给小明的事，认为这种见啥人开啥方的现象，正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医疗作风。想到这里，田正英决定要帮助丁苗春及时认识这个问题。

丁苗春见田正英为点小事这样迟疑不决，不觉心里毛躁起来，就说：“正英，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样不爽气，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情面难却嘛！”

“啊！”田正英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战友，怎么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得一点也无所谓呢？她严肃地指出：“苗春，凭着情面难却，营业员见熟人买东西，就可以秤头朝上点，炊事员见熟人来买菜，就可以碗头盛满点；机关工作人员见熟人来办事，就可以把政策放宽点，这样，不就把我们的革命工

作都看成了资产阶级的生意经了吗？我们是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可不能行资产阶级的那套医疗作风啊！”

“啥？”丁苗春一听“资产阶级医疗作风”几个字，不觉一楞：“合作医疗是新生事物，赤脚医生是新生事物，两个‘新’字在一块，还有啥资产阶级的东西？配几粒药片，大不了几分钱，就是配错了，也戴不上这顶帽子。”田正英耐心地向他分析：“不管什么药片，只要确实病情需要，即使价贵的还是要用；不正当的，即使是只值分把钱的药，我们也不能配。问题要看我们的指导思想啊！”

“什么指导思想？我丁苗春一不想升官，二不要发财，小明来拿药，先给他，还不是看在老王支持合作医疗的面上，还不是为了工作！”丁苗春仍然想不通。

田正英把两张处方交给丁苗春：“你把这两张处方比较一下，再找找根子吧。”丁苗春一看，眼前放着的是田正英父亲和小宝的两张处方，他想：在给田正英父亲处方时是松了一点，但这也没啥了不起。他不以为然地说：“女儿当了赤脚医生，父亲来看病，你又不在家，我们相处到现在啦，这点面子总是要给你留的！”“问题就在这里。”田正英激动地说，“你正是给什么面子、夹里给缠住了。文化大革命前，那个‘野路郎中’，把 APC 作万能药配给贫下中农，把高价买进的羚羊角粉当作腐蚀剂送给干部，那时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的老王，带领我们一道来贴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难道你忘了吗？”说到这里，田正英放低了嗓音，但心情更激动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资产阶级医疗作风把贫下中农害得够苦了。苗春同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合作医疗阵地上，也会看到这种现象，闻到这种资产阶级腐烂发臭的味道？”

又是什么思想使这种滋生资产阶级的细菌在这块阵地上获得生存的条件呢？”

田正英的一席话对丁苗春触动很大，他思想上开展着激烈的斗争。但是，田正英怎么把自己同已经赶下台的“野路郎中”相提并论，即使是有点情面观念，也不至于把问题的性质说得那么严重。所以心里不服气，嘴里嘀咕着：“我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对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就恨透了，难道我还会去拣那种破烂货！”

田正英见苗春还没有完全认识过来，就指着半个月前自己贴在墙上的语录说：“苗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要是我们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乘虚而入，资产阶级的医疗作风就会在我们身上出现，你想，这难道是几粒药片的小事吗？”

这时，张大嫂把小宝哄睡着了走出来，也禁不住插嘴说：“你们经常宣传要贫下中农关心和监督合作医疗，我也要说话。我们贫下中农希望把自己的合作医疗办好，就是要向前走，不许往后退。过去旧医生看而孔开方子，凭头衔给药片，这种作风不能让它再发生。在这方面，正英是做得对的。苗春，你知道正英刚才袋里的三粒土霉素哪里来的？就是你配给他父亲的。我问她为啥要拿来，她说赤脚医生是新生事物，新就要有一个新思想，自己首先要带头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不搞特殊。苗春，你以后要多向正英学习哪！”

丁苗春听了张大嫂这一席话，他对田正英的这种闪光的共产主义思想暗暗敬佩，但总觉得田正英在对待父亲的三粒土霉素问题上，有点太过份了。

田正英看苗春坐立不安的样子，知道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因此乘热打铁，接过张大嫂的话头，对丁苗春说：“刚才大嫂的批评是正确的。作为一个赤脚医生，贫下中农把医疗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就只有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权力，就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权力，决不允许我们有扩大这种法权的权力！要是我们这个关把不好，就会被人钻空子，就会影响合作医疗的巩固，苗春同志，你应该明白了吧！”

丁苗春经田正英苦口婆心的教育帮助，心里确实明白了。但是眼前小明要药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正英，我接受你的批评。”丁苗春指指坐在旁边一直听他们争论的小明说，“小明的事情，你看……”田正英爽快地说：“我到 he 家里走一趟，问个究竟再办！”丁苗春点点头，同时把台上的三粒土霉素亲手交给了张大嫂。

田正英送走了张大嫂，就背起药箱带着小明来到老王家。等她问清情况再回到医疗站，只听见屋里有两个人在争吵。“别说三粒土霉素，就是一粒也不给！”这是丁苗春的声音。“难道我出了灯油钱，让别人蹲在亮头里，我坐在暗处！”田正英一听这尖细的声音，就知道她叫“尖尖钻”，是老王同村的一个女篾匠。因为她仗着自己做竹器的好手艺，经常外流捞外快；又加她处处爱占点小便宜，是个铜钹眼里钻得过的人，因此大家叫她“尖尖钻”。田正英通过刚才的调查，早就知道她的来意。这时，“尖尖钻”的叫声又发作了：“人家书记家里来了个小孩，就可以拿药。有了初一，难道就不能有我初二？你是存心欺人！”“谁来欺你，看啥病，配啥药，干部、社员一样对待。你没有病，就是不能给药！”丁苗春也发火了。“尖尖钻”听了丁苗春的口气，一点空子也钻不进去了，只好要出最后一招：“今天

你不给，我就不走了！”

田正英一步跨进屋里，开口说：“尖尖钻，你演的戏不差啊！”接着，田正英把刚才调查的情况，当着“尖尖钻”的面摊了一下，“尖尖钻”再也响勿落了。

原来，昨天“尖尖钻”的一只鸡和小明奶奶的一只老母鸡同时生病了，“尖尖钻”为了攒点合作医疗的油，贪点小便宜，就唆使小明奶奶叫小明向苗春来拿三粒土霉素给鸡吃。小明奶奶一时糊涂答应了。今天清早，她打听到小明已经来拿药，就也来向苗春要药。田正英把调查的情况讲完后，对“尖尖钻”严肃地指出：“合作医疗是毛主席培育起来的新生事物，大家都要关心爱护，不能削尖了脑袋来钻空子，来拆合作医疗的台！”“是是是，一定改正！”说着，“尖尖钻”慌忙溜了出去。

“尖尖钻”匆匆忙忙地走出去，在门口正巧碰上一个人，来人对“尖尖钻”一语双关地说：“不要老是瞎钻，要走正路啊！”田正英、丁苗春听着这熟悉的声音，高兴得同时叫了出来：“老王！”老王挑着一担东西走进来：“苗春，药帮你带回来啦！你再检点检点。”田正英、丁苗春同时上前接过老王肩上的担子，感动地说：“老王，你对合作医疗真支持啊！”“还做得不够，刚才的三粒土霉素不是差一点给老母鸡享受去了吗？”丁苗春紧紧的握住老王的手说：“老王，都怪我……”老王说：“刚才的事我都知道啦！现在认识了就好，今后要多向正英学习！你们要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共同前进啊！”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立新大队合作医疗站大门上新贴上去的一副对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农村合作医疗”被照得金光闪闪。田正英、丁苗春两个赤脚医生肩背红色保健箱，在一条新铺的机耕路上，踏着金光，迈开了新的步伐！



徐 秋 跃

三月的一天清晨，祖国的南海晴空万里。

我人民海军 224 号战舰，被战士们洗刷一新，显得更加威武雄壮。上午七时正，舰长彭宏江健步登上指挥台，拉响战斗警报，下达了口令：“起航！”只听汽笛一声长鸣，战舰缓缓地离开了码头，迎着灿烂的朝阳，向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驶去。

主机在轰鸣，大海在欢唱。此时，站在指挥台上的彭宏江显得格外激动。他那黝黑的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一双深沉的大眼睛更加明亮。今天，224 号舰就要用“海鹰”号鱼雷进行第一次实弹打靶了。这是新试制出的产品，射程远，威力大。现在，鱼雷静静地躺在发射管内，就象待在起飞线上的战鹰，等待着战斗号令。彭宏江想起出航前首长的鼓励，同志们的期望，想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他更感到这次任务的光荣和肩负责任的重大。

战舰正在高速驶向靶区。突然，副舰长谭云成手拿一份电报，冲上了指挥台。什么事这么急？原来地面观察所来电，“靶区出现雷雨，风力增加到六级”。今天是“海鹰”的第一次打靶，能不能打好，谭云成本来就揪着一颗心，现在天气偏偏又变了，你说怎能叫他不着急呢！“老彭，天气变了。”他把电报

朝舰长手里一塞，呼呼直喘粗气。彭宏江拿着电报抬头一看，远处乌云正飞快地压了过来，刚才还是风平浪静的大海，已经开始了不安的动荡。彭宏江思索了一会，双眉一扬，握紧拳头说：“来得正好！”谭云成根本没领会舰长这句话的含意，焦急地说：“好什么？舰长，你马上指挥停阵吧，我去给指挥部发电报，请示返航。”“返航，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靶船很小，风力一大，就会被涌浪盖住，雷达抓不住目标！”“老谭，你对雷达很内行，你说说，我们能不能利用涌浪将靶船托起的一瞬间抓住目标呢？”谭云成立刻打断了彭宏江的话：“这个，我们还没有过先例。今天气象这样复杂，干扰太大。再说，这次我从外面学习回来，还听说雷达兵小刘抓错过一次目标，你看，他能行吗？”听了谭云成的话，彭宏江察觉到老战友的保守思想还不小，怎样帮他解除呢？他正想着，报务兵又拿着一份电报跑了上来：“舰长，指挥部首长来电，问我们今天能不能进行打靶？”谭云成一听更急了：“老彭，你还犹豫什么？快决定吧！”指挥台上所有的目光“刷”地一下都转向了舰长，等待着舰长的回答。这时，彭宏江显得异常的冷静，他问谭云成：“老谭，如果今天面前不是靶场，而是超级大国的舰艇，我们上不上？”“嗨！今天是打靶嘛。要是打仗，我老谭决不含糊，一定上去！”“不！平时看战时，靶场就是战场。越是这样的天气，敌人越爱钻空子。平时我们不敢上，战时能上得去吗？”谭云成张了张嘴，没回答上来。彭宏江接着说：“我看这样吧，今天能不能打，群众最有发言权，我们还是先听听战士们的意见吧。”此时，谭云成虽然心急如火，但也感到今天的打靶，关系重大，只好表示同意。于是，他和舰长分了下工，便朝攻击雷达室走来。

推开雷达室的门一看，雷达兵小刘正精心地擦拭着机器。谭云成张嘴就问：“小刘，天气变了你知道吗？”“知道了。”“这次干扰一定很大，你能抓住目标吗？”小刘满有信心地回答：“能！不信你可以考考我。”谭云成一听又好气又好笑，现在风浪还没起来呢。怎么考？小刘眼珠一转：“副舰长，你可以命令导航雷达开机，制造干扰。”谭云成乐了，这小鬼还真有办法。他立即命令导航雷达开了机，接着向小刘下达了科目：“你测一下出水礁的方位距离。”“是！”小刘一转身，便聚精会神地在荧光屏上观察起来。这出水礁，是海中一块孤零零的礁石，涨潮时被水淹没，退潮后又露出水面，所以才取名出水礁。谭云成心想：平时搜索这块礁石就挺困难，现在荧光屏上干扰回波这么大，小刘就更抓不住目标了。他正想着，忽听耳边大声报告“目标出水礁，方位163.2度，距离51.4链。”谭云成愣住了，惊奇地张大了嘴巴：“小刘，你可真不简单啊！什么时候练成了这一手？不久前你不是还抓错过目标吗？”一听副舰长问这事，小刘忍不住笑了：“副舰长，你不知道舰长为了帮助我攻克抗干扰这个难关，花费了多大心血呀！”接着他就说开了。

那是一次海上操练，小刘正在捕捉目标，突然荧光屏上白光一闪，什么也看不清了。他知道，只有恶劣的气象和其它电波才能形成这种干扰，可现在外面天气挺好，是不是别的雷达开机了？他急忙抄起电话一问，果然导航雷达开机了。他立刻向对方提出了抗议。对方却说这是舰长的命令。这个命令太奇怪了，没办法只好去问舰长。舰长却说：“战场上，敌人能老老实实地让你抓他吗？”小刘一下子明白了，这是舰长在考自己啊！他抓了半天，还是没抓住目标，急得心里火烧火燎的。要知道在战斗中，雷达如果不及时抓住目标，就会贻误战机。

他越着急越看不清，结果把一块礁石误认为靶船报了出去。事后，舰长找到了他，小刘难过地说：“舰长，都怪我技术不过硬。”舰长说：“这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可不能忘了，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达到实战的要求呀！”为了帮助小刘攻克这个难关，舰长和他一起翻资料，调机器，并多次安排他和导航雷达进行抗干扰训练，摸规律，找问题，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小刘每次劝舰长回去休息，舰长总是说：“我们现在是在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早一天掌握手中武器，胜利就多一份把握，怎么能休息呢？”就这样，在舰长手把手的帮助下，小刘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

小刘还想往下说，正当这时，彭宏江走了进来，谭云成上前一把拉住了舰长的手：“老彭，真没想到，我外出学习了二十天，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好！”彭宏江微笑着说：“老谭，雷达是这次打靶的关键部位，你可要好好检查检查”。“不用检查了，干吧！”“好！不过，我们还要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新的考验。”

这时天空更加昏暗，海面上的涌浪更大了。224号舰就象搏击暴风雨的海燕，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前面就是靶区，谭云成的手伸向警铃，刚要发出战斗警报，突然报话机里传出了地面观察所的紧急报告：“固定靶船的锚链，被风浪打断，靶船已被急流卷走，向浪花山方向漂去”。这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谭云成的手象被火烧了一样，猛地缩了回来，目瞪口呆地看着舰长：“老彭，这回可真不行了。”可是，彭宏江立即做出决定：“那，咱们就打活动目标，这样更符合实战要求！”谭云成着急地说：“那小刘抓目标就更困难了。”“这个科目我们也训练过，你放心，小刘能够完成任务！”

“可是现在，靶船已超出了雷达的搜索距离。”彭宏江把手往下一劈：“我们追上去！”说着话，他把两部作钟一推到底，刹时间，舰尾掀起小山般的浪峰，主机一下子开到了最大转速。追！追上去！一排排涌浪扑面而来，翻卷呼啸着扑向指挥台，一直打到船尾。彭宏江象钢梁铁柱屹立在指挥台上，指挥着战舰向靶船逃跑的方向追去。

战舰高速向前，距离在迅速缩短，就在这关键时刻，报话机里又传出急促的呼喊声，“靶船已接近浪花山！”谭云成听到这话，心里非常着急。他知道：浪花山全是陡峭的石壁，惊涛拍岸，浪花飞溅，如果靶船碰上它，就会被撞得粉身碎骨。“海鹰”失去了攻击目标，今天的打靶就要失败。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彭宏江当机立断，大吼一声：“雷达开机！”话音刚落，天线回转了，一束束强大的电波射向碧海。

半分钟过去了，话筒里没有传出小刘的报告声，又过了半分钟，话筒还是悄然不响，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能抢在靶船撞山之前抓住目标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谭云成被这沉闷的空气压得实在受不了了：“老彭，向小刘问下情况吧？”彭宏江没有说话，扫视了一下同志们紧张期待的面孔，他脑海里浮现出正在与强大干扰搏斗的小刘的身影，对这样的战士，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一分三十秒，一分三十五秒……突然话筒里传出了小刘激动的报告声：“雷达抓住目标！”这时，指挥台沸腾了。彭宏江抓起话筒大声命令道：“发射准备！”跟着鱼雷长向指挥台报告：“发射准备完毕！”

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此刻，控制鱼雷发射的小小的电钮，在彭宏江的眼里有千斤重，这上面凝聚着阶级的委托，祖

国的信任，党和人民的期望。他望了望发射管里的“海鹰”，望了望辽阔的海洋，望了望悬挂在指挥台上的毛主席的画像。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间，浑身增添了无穷力量。随着雷达兵报出的数据和方位，他将电钮一按，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发射管喷出一串巨大的火舌，银白色的“海鹰”腾地飞出，斩波劈浪眨眼间就消失在迷茫的海面上。

“能不能命中目标？”此刻，谁不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最后的结果呀。只见小刘冲出了雷达室，简直是飞上了指挥台：“舰长，‘海鹰’直接命中目标！”跟着报话机传出了指挥部观察所的报告：“靶船中弹，沉入海底！”胜利的喜讯传遍了全舰，雷鸣般的欢呼声震撼了浩瀚的大海，彭宏江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谭云成的眼睛湿润了。

海上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不知什么时候，风停了，云散了。金色的阳光照亮了蔚蓝色的海洋。224号战舰在祖国的领海线上飞驰。彭宏江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拉响了战斗警报，急促而清脆的警铃声响彻甲板，一场新的战斗又要开始了。



沪东造船厂业余创作组 林肇富

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夏季的一天。这一天天气特别闷热，但大江造船厂的广大工人发扬“天大热，人大干”的革命精神，正在战酷暑，夺大船，从车间到船台，到处是一派大干快上的战斗场面。现在是上午九点多钟，同车间、船台的景象相反，党委办公室里却是冷冷清清，空无一人。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头戴草帽的中年人急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来人名叫顾自明，是船体车间负责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正有急事要找党委书记老赵。他看老赵不在，朝四周打量一番，眼光不由得落到墙上的一块小黑板上，只见上面写着：“有事请到万吨船台，赵志坚。”他习惯地把目光投向门后的衣帽钩，发现老赵的一套工作服不见了，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焦急和埋怨的面色，转身离开了党委办公室，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朝万吨船台赶去。

原来，昨天顾自明参加了厂党委扩大会议，会上，老赵传达了局里的指示，号召学大庆，赶焊二，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根据船体车间广大工人群众的倡议，党委决定把两艘万吨轮提前在八月份推下水。这个跃进的计划，使顾自明感到象泰山压顶透不过气来。去年，一个月下水一条万吨轮，已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电焊工还要靠兄弟车间支援，现在不增加人力和设备，要把任务翻一番，这造船又不比小孩子搭积木，烧电焊也不是纸头上刷浆糊，算来算去，非得要求领导从其它车间调动二百名电焊工不可。所以他要紧写了一份申请电焊工的报告，去找老赵，却扑了个空。心想：老赵怎么在现在这样大干快上的关键时刻，一个人自顾自劳动去了，这可解决不了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啊。一个干部参加劳动最多顶一个劳动力，现在光电焊工就缺少二百多名，而老赵不想办法，采取有效措施，真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下水两条万吨轮就会泡汤。

顾自明心急火燎，来到了万吨船台。这个船台，是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的，就象一座钢筋水泥浇成的小山，矗立在黄浦江边，六十多米高的百吨高架吊车挥舞着铁臂，把一只只船体分段吊上船台，气势非常雄伟。船台前面，是船体分段制造场地。顾自明远远望去，看见有一堆人围在一起，仔细一看，老赵也在人堆里。老赵已有五十开外年纪，中等个子，额角上有几道深沉的皱纹，由于经常在船台劳动，一张四方脸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现在，他身穿一套已经看不到白颜色的白帆布工作服，头戴鸭舌帽，左手捏着两只牛皮的电焊手套，正在大声说话。顾自明在人群后面只听得老赵在说：“同志们！大球鼻是万吨轮的关键分段，如果我们能再提前两天拿下来，八月份把两条万吨轮推下水就更有把握了。但是，任务不简单，还得挤一挤。”大球鼻是为了提高万吨轮的航速而设计的，既然叫球鼻头，可想而知它的样子就象一只圆滚滚的鼻头突出在万吨轮的船艏。在万吨轮的所有分段中，要数球鼻头线型最复杂，自动焊用不上，只能用手工焊，更艰巨的是钻到球鼻头里面去

焊接。夏天的太阳象只火炉烤得钢板滚烫，分段里面温度少说也有摄氏四、五十度，只要在里面蹲上半分钟，马上就会汗流浹背，更不要说烧电焊了。再说，球鼻头三个面都密不透风，只有一面有几个人孔洞，一烧电焊，热气和烟雾散发不出去，外边晒，里面薰，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所以有人称大热天干这种活是上火焰山，钻火云洞。老赵讲完，电焊工段猛虎班的青年小伙子磨拳擦掌，争非要抢这个任务：“老赵，我们学大庆，见行动，泰山压顶不弯腰，要革命就不能怕艰苦，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一个戴眼镜的技术人员急得面孔涨得通红，要紧踏上一步说：“不！老赵，这回该轮到我们的‘五七’突击队了，这个任务我们包了。”说完话就操起一把焊枪，想往球鼻头里钻。“慢！别忙。你们都不用争，这个任务应该由我来打头阵。”老赵说着，就戴起了电焊手套，从戴眼镜的技术人员手中取过了焊枪。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走出一位名叫阿松师傅的老年工人，他一把拉住了老赵的手臂，提醒他说：“老赵啊，别忘了，你腰负过伤，昨天晚上又干了一个通宵，被电焊烟雾薰得发了高烧。现在面孔红得厉害，身上还有热度呢，这个火云洞，还是让我们去闯吧。”老赵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战争年代，南征北战，为人民立下了不少战功，在一次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他带领一个先锋营冲在最前面，一颗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的腰部受了伤。现在，这个旧伤有时还要复发。老赵心想，群众是多么关心自己啊，真是干群一条心，亲如鱼水情。过去，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交给自己一杆钢枪，跟着毛主席打下了红色江山。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时代的列车在向前飞奔，就更需要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

神，丝毫不能有车子到站，革命到头的思想，还得要紧握手中这把革命的焊枪，为发展祖国的造船事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新贡献。想到这里，老赵用感激的目光看了阿松师傅一眼，拍拍腰杆子说：“不！阿松师傅，劳动给我浇上一身汗水，腰就舒服多了，如果松松垮垮的，毛病就要多起来。身上有一点热度算不了什么，汗水一泡就好了。”“老赵，那么我与你当个搭子，一起战斗吧。”阿松师傅激动地把毛巾往脖子上一套，随手抓起一只电焊面罩。就在这个时候，顾自明从人堆里挤进来，他再也听不下去了，要紧大声招呼老赵说：“老赵，你要参加劳动，可要先帮我解决一个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啊！”老赵对来人一看，原来是船体车间副主任顾自明，看他那急匆匆的样子，手里又拿着一张纸，想到昨天党委扩大会上他提出的关于人力的问题，对他的来意和所说的生产关键问题已猜到了八、九分。老赵本想找个机会跟他谈谈心，一转念头，风趣地说道：“老顾，别忙，今天我和你搭个档，一起参加劳动，有话慢慢再说。”老赵说完，回过身来又对猛虎班的小青年说：“你们留两个人与我们换班，其余同志都去突击烧焊边水仓。”顾自明见老赵口气坚决，点名要他搭档去烧焊球鼻头，大家的目光又都看着他，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唰的一下面孔涨得通红，心想，反正是不能脱身了，也不便再推辞，就挺挺胸脯说道：“好吧，干这老本行，我还有两下子。”接着，顾自明和老赵各自装束停当，手提焊枪，一齐钻进了球鼻头。

他们俩刚钻进球鼻头，阿松师傅就大声说道：“同志们，老赵同志专拣重担挑，处处带头，吃苦在前，我们可不能落后啊，大家快投入战斗吧。”“对，造船工人说话是算数的，不把两条万吨轮推下水誓不罢休。”哗的一下，人群散开了，各自奔向战

斗岗位。

老赵和顾自明一前一后钻进了大球鼻，球鼻头里面别有一番景象，横一道，竖一道的钢板把本来已经不够宽敞的空间分割成许多狭小的块块，人只能从椭圆形的人孔洞中钻来钻去。老赵一鼓作气攀上了大球鼻的最高层，顾自明也紧紧跟上，他俩各自站好了位置，背对背地干了起来。烧焊了一阵，顾自明感到浑身象搁在蒸笼里一样闷热难受，烟雾呛得他透不过气来，鼻孔里象要喷出火来，嘴唇也干得快裂开了，他正想放下面罩喘一口气，突然感到身后有一股凉气扑来，回头一看，只见老赵把同志们送进来的一大块冰，放在他的身边，就说：“老赵，我的身体比你强，这块冰你自己用吧。”“不！老顾，你好久不干这样重的活了，可能不太适应吧，这块冰还是你用。”顾自明心里非常激动，这块冰虽然象雪中送炭，但他怎么好意思接受呢？还想说什么，可是，老赵对他挥挥手，大声说：“别磨嘴唇耽误时间了，快干吧。”顾自明只得拿起面罩，吱、吱、吱地烧焊起来。又干了一阵，顾自明心想，我身边有块冰放着，还感到热得吃不消，老赵不知怎么样。他放下面罩，转过身子一看，只见老赵的一把焊枪喷射出大股的青烟，闪射出耀眼的银光。趁着弧光刚一熄灭的间隙，顾自明看到老赵头上的汗水顺着帽沿象大雨一样落下来，心想，自己是头颈和额角上淌汗，为什么老赵头顶上的汗水这样多，觉得很奇怪，趁老赵换焊条的时候，顾自明上前摸一下老赵的帽子，感到冰冷，不由吃了一惊，赶紧把帽子取下来一看，更加吃了一惊，帽子里装着一块散冰块，正在溶化。原来不知啥时候，老赵用散冰块放在头顶心，冰水和汗水从头顶往下淌，把老赵的帆布工作服全湿透了。顾自明一摸老赵的额角，仍然很烫手，这时他

才明白老赵所以在帽子里装块冰，是想用冰把身上的热度压下去，但是，一块小小的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这完全是靠一个革命干部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才会有这种硬骨头的革命精神。顾自明的心就象榔头敲打在钢板上猛烈地振动起来，他望着老赵，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还是老赵微微笑了笑，拍拍顾自明的肩膀说：“学大庆，就得革命加拚命，舒舒服服改变不了面貌，我们要使铁人精神在船厂生根开花，干部首先要作出个榜样来。来！我们来个对口竞赛，把顶部的这道焊缝吃掉。”“好！”顾自明这时再也说不出什么，只觉得浑身是劲，他举起焊枪，一股劲地烧焊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猛虎班的两个小伙子早已等得发急了，他俩从人孔洞里探进头来，大声喊道：“该换班啦，再不歇手，我们要拖你们下来了。”老赵和顾自明这才从球鼻头里钻了出来，他俩浑身上下象是从水里捞起来一样，工作服还在滴滴嗒嗒地滴水。顾自明一走出球鼻头，就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那边是青年“弧光”突击队，这边是“老愚公”战斗队，左面是干部“五七”突击队，右面是“飒爽英姿”战斗队……。船台上下到处摆开了战场，只听得锤声隆隆，只看到弧光闪耀，好一番战斗景象。在他前面不远的几只边水仓，本来他估计还要三天才能完成，现在差不多快完工了。顾自明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到浑身充满着力量，刚才的劳累也完全忘掉了。

顾自明正看得出神，老赵走过来，递给他一碗清凉的盐冰水，笑呵呵地对他说：“你找我不是还有什么事吗？说吧。”这时，顾自明才想到那份申请电焊工的报告，情不自禁地伸手往口袋里一摸，这份报告早被汗水化成了一团纸浆。他深有感触地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

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过去自己也是个电焊工人，当上了干部后，整天忙忙碌碌，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脑子里装的只是生产问题，眼中看到的只是设备和人力，看不到工人群众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忘掉了党的路线，这样下去，多危险啊！顾自明想到这里，羞愧地对老赵说：“是啊，我一直认为要大干快上，八月份完成两条万吨轮，总觉得人力不够，原先想找你解决这生产中的关键问题，现在看来，关键还是我这个脑子有问题。现在我可真正体会到：路线搞对头，干部来带头，群众有劲头，生产争上游啊！我看八月份把两条万吨轮推下水，一定能做到。”老赵高兴地拍着顾自明的肩膀说：“好哇！认准了这条路，就同工人群众一起干下去吧！”说完，两个人又继续投入了战斗。

（上接第 60 页）

了大会讨论，经过全车间工人同志的鉴定，主机质量完全合格，准备马上吊装了。

这时候，车间调度员小张和计划员老李，把大平板车、锣鼓队和上次还没有贴出去的大红喜报全准备好了，会议一结束，大家就敲锣打鼓，把这台闪闪发光的主机送上船台，吊进了机舱。



当家人

沪东造船厂业余创作组 周国庆

这天早晨，二号车间的门口，围了許多人，大家都在争着看一张刚刚贴出来的大字报。题目是：“这台主机不能吊！”字数倒不多，问题很重要。内容是说，在红五月大会战中“拚”出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主机，质量上有问题，应该彻底检查，决不允许为了赶任务而马马虎虎装上货轮。下而署名是：二车间李金妹。

这张大字报早不贴，晚不贴，偏偏现在贴出来，真叫急煞一个人，啥人？二车间副主任马福宝。提起马福宝，今年四十多岁，一脸黑苍苍的胡子。他原来就是这个车间的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以后，被结合进车间革委会，担任负责生产的副主任。这几天马福宝正在忙着准备在货轮下水典礼上，介绍他们车间学理论，促大干，在短时期内发出这台大马力发动机的先进经验。今天本来已经决定把这台主机吊出车间，上船安装，他发现了这张大字报，就象贴在他额角头上一样不是滋味。他考虑再三，决定请调度员小张和计划员老李用一张大红喜报把它盖掉。说来也巧，小张、老李去贴喜报，正好遇到从学习班回来的党支部书记严立同志。严立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今年三十多岁。严立问明情况，觉得老马的

做法有问题，他告诉小张、老李喜报暂时不要贴，等和老马商量以后再决定。

现在，严立推门走进马福宝的办公室，老马一看是支部书记回来了，就要紧走上去说：“严立同志，学习班结束啦，我们正等你回来商量远洋货轮下水典礼大会如何开哪。”严立说：“老马，这事先别急，听说你让小张和老李去覆盖金妹同志的大字报？”老马想，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就说：“是我叫他们去的。现在这种辰光，贴这样一张大字报不是瞎胡闹么！”严立认真地问了一句：“这事你已经搞清楚了吗？”

老马是知道严立的脾气的，他对人对事相当认真，凡事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往往被他穷追猛扣，逼得上气不接下气。看起来，这件芝麻大的小事他又当作什么路线问题了，不跟他解释清楚，是过不了关的。马福宝放下手头的工作，直截了当地说：“严立同志。这台主机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让人去覆盖金妹的大字报，原因有两条：第一，这台主机在制造过程中，从加工到总装，每道工序每个零件都经过级级检验，层层把关，现在又经过平台试车，鉴定合格。可以说质量不但过得去，而且是火车走铁轨，过得硬。第二，领导上决定在货轮下水那一天，要我们车间介绍学理论，促大干的经验，还要进车间参观。现在这张大字报贴在车间门口，就象贴在我们额角头上，人家又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总以为我们的成绩，是不顾质量吹出来的，这个影响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还是盖掉最为稳妥。”

严立知道光跟他讲道理不能说服他。他想了一下又问：“你找过金妹同志吗？”老马听了边笑边摇摇头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看见严立的眉头一皱，接下去说：“你别皱眉

头”，又顿了一顿说：“不是我有等级观念，李金妹是车间里的清洁工，她每天打扫清洁，跟铁末子、油回丝打交道，别说她看不出问题，就是你把问题告诉了她，只怕也找不着。”严立正想反驳他的时候，桌子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老马拿起了听筒，原来是船台指挥部来问主机的质量问题查清楚了没有？能不能上船安装？老马一听火冒三丈，他对着电话脸红脖子粗地喊着：“谁告诉你我们主机有毛病？大字报！你究竟听谁的？你马上给我派大平板车来……”他本来要说“吊”字，突然电话让严立的一只手“咔嚓”一下切断了。严立严肃地对他说：“老马同志，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这台主机，在疑问没有弄清楚以前，暂时不要吊装。我到车间去了解一下。”马福宝迟疑了一下，只得说：“那就快一点，外场可是等着要呢。”

严立说完就朝车间里走去。李金妹的工作间在车间左面的一个工



棚里，平时她做完清洁工作以后，就把一些废品，什么铜屑子、螺丝帽整理回收，几年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物资，曾经受到过领导多次表扬。严立走进工棚往里一看，只见李金妹正伏在桌子上写大字报，严立走近一看，原来她写的内容和车间门口的一张一式一样。严立想：她为什么还要再写一张呢？他问李金妹，金妹看见支部书记来了，当然很高兴，她说：“我听说，有人要覆盖我贴的大字报，我打算，他们盖掉一张，我就再贴两张，如果盖两张我就要贴四张，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她说话的语气相当坚决。严立听了，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道理，就问她：“你为什么对这台机器的质量有怀疑，究竟有什么根据呢？”李金妹收起了刚写好的大字报，把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严立。

原来李金妹的爱人是个海员，现在是一艘国产远洋轮的轮机员。十年前，他在一艘刚从国外买来的万吨轮上当加油工。有一天他当班，在清洁主机滑油滤器的时候，发现滤器里面有几粒亮晶晶的合金屑，他觉得这可能是从轴承里面掉下来的。就把这情况告诉了轮机长，那知这位轮机长是用惯了外国机外国船的，他还没有听完，就打断他的话说：“这种机器是国外的名牌，我用过多了，从来没有毛病，你不要胡思乱想瞎猜疑。”这样又开了一个航次，在远航归来刚进入我国领海的时候，正好又是李金妹的爱人当班，由于他对机器有戒心，他格外认真检查主机运转的情况。突然，他听到机器的声音不正常，噪音越来越大，转速越来越慢，机箱里的温度越来越高，眼看一场严重事故就要发生，他急忙向操纵室走去，想告诉轮机员停机检查，但是在他刚登上扶梯的时候，主机的机箱轰的一下爆炸了，一股强烈的气浪夹着浓烟烈火冲出了机身，

他被打昏过去了。后来经过全体船员的奋勇抢救，总算把船保住了，但是他却受了重伤。这次严重事故的原因分析清楚了，正是因为主机轴承的铅合金脱落，造成干摩擦，发生高热，引起爆炸。后来李金妹的爱人伤愈出院，重新被分配到国产万吨轮上工作。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印在李金妹的脑子里。她经常想到自己的车间也是专门生产发动机的，可不能麻痹大意。所以，每当一台发动机经过平台试车以后，她都把用过的滑油回收起来，并且仔细地加以过滤，检查有没有可疑的杂质，同时把滤清的机油，给其它的机器使用，几年来，她从不间断。就在上个月她在从这台机器里倒出来的滑油里，发现了亮晶晶的合金微粒。当时，她就这些东西仔细地包起来，带到家里问刚刚远航归来的爱人。他爱人看了之后，让她马上到厂里的设计科去找主管技术员问清楚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检查。第二天，上班以后，李金妹拿着这包东西去找设计科的主管技术员老王，并把样品也带给他，请他马上采取措施。当他听说李金妹同志是车间清洁工时，便说：“金妹同志，你对主机的结构可能不清楚，这台机器是我们设计的，现在已经经过了技术鉴定，完全合格，至于合金屑这是正常的磨损，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李金妹从设计科出来，刚巧看到马福宝从对面生产调度室里匆匆出来，李金妹截住了他，还没有等金妹把话说完，马福宝就打断她的话说：“我正忙着，这个问题最好听听技术部门的意见。”当金妹表示对设计科的意见有怀疑时，马福宝不耐烦地说：“啊呀！金妹同志，设计科是我们厂里技术方面的负责部门，别说你，就是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说这是正常的磨损，那就是正常磨损嘛！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说完就匆匆忙忙走了。

李金妹碰了两个钉子，回到家里，她的爱人已经又远航去了，她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她想到，解放以后，我们工人是翻身了，作了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但是十几年来，她只知道埋头工作，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没有想到过怎样当好主人，通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以后，使她提高了觉悟，认识工人既然是工厂的主人，就应该有主人翁的精神对待革命事业，就要用主人翁的姿态当好这个家。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决不能把它轻轻放过。想到这里她再也睡不着了，深更半夜起床，写了这张大字报，天亮前就把它贴到车间的大门上。

严立听完了李金妹同志讲述的这段情况，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工人群众的精神面貌将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我们当领导的有千条万条理由支持，帮助他们，而没有半点理由泼冷水。想到这里，他站起来对李金妹同志说：“金妹同志，你谈的情况很重要，你把大字报交给我吧，我们一定负责处理好。”李金妹非常信任的把她写好的一份大字报交给了严立。

严立拿了这份大字报找到了马福宝，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特别是讲到李金妹曾经找过他，向他反映情况而被拒绝这一段，老马听了，觉得也有些坐立不安。他不得不同意支部书记的看法，那就是，在他的脑子里，无形中把工人分成了许多等级，象李金妹这样普通工人的意见他是可听可不听的。特别是他认为一些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问题。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老马仍旧有保留，他说：“我们这

台主机是远洋货轮能不能下水的关键。现在离开下水只有三天时间，照过去拆装一次就要一个星期，再说要是错过这一次大潮，等下一次潮水要半个月时间，无论从时间、政治影响来说都是个大问题啊！”严立也知道老马考虑的一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老马，我认为这个问题比所有这些都重要。不把问题查清楚，难道你真能放心得下吗？老马，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是能够解决的。”严立提议马上召开车间两委扩大会议，并邀请李金妹同志参加，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一致表示要对主机进行彻底检查，而且，大家又提出打破原来的工种界限，大干快上，争取缩短检查周期。马福宝看到大家决心、信心这么大，看到李金妹提出的问题又是这样有根有据，心里对主机也确实有些不放心，在会上他也表示同意进行检查。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说干就干，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拆检主机就这样开始了。大家日夜三班，开足马力，你抢我夺，你追我赶。拆卸这台主机，原来需要三天的时间，现在不到一天一夜就完成了。当大家把机身吊起，检查最后一道主轴承的时候，果然发现在轴承象镜面一样光滑的表面上，有几个黄豆大的斑点，经过分析，这是油膜压力差造成的严重剥蚀。如果继续使用，造成干磨擦，多则几百小时，少则几十小时就会使整个轴承面全部破坏，使机器温度不断升高，引起爆炸。老马在事实面前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想：幸亏检查一下，否则就糟糕透啦。现在他觉得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大家发现了问题，又及时排除了故障，情绪更高了，于是又花了一天时间把它全部装复。严立、老马和大家一起苦战了两天两夜，尽管相当疲劳，但是心情非常舒畅。主机又重新进行平台试车，一切

都非常顺利。老马眼看主机已经检查结束，抓紧时间还不会影响货轮下水，所以他一面布置一部分负责外场安装的工人迅速做好吊装的准备，另一方面又准备马上打电话给船台指挥部，通知他们把运主机的大平板车开过来，当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严立时，严立说：“慢，这台主机虽然经过返修，可是算不算合格，能不能上船，还没有人批准哪！”

老马感到奇怪，还要叫谁来批准？严立说：“我们根据群众的意见，做了这些工作，大家是不是同意吊装，当然还得征求大家的意见。”老马问：“你准备怎么征求法？开车间大会？”严立说：“对，开个全车间大会，小结一下。”老马想了一想，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无非是让我在群众面前作个公开检讨，何必转弯抹角兜圈子。老实说，只要毛病找到，问题解决了，让我检讨一百次，我也干。”严立笑了笑说：“如果你一定要作检讨，我也不反对，不过这不是目的。老马，我想，通过这件事，我们要把李金妹同志这种刻苦学理论、自觉做主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厂里蔚然成风。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李金妹出来给我们当家作主，我们厂的革命和生产就会搞得更好。”

严立的话不多，在老马听来，是句句入耳。老马从内心里感到书记的确比自己看得远，想得深，他深有感触地说：“严立同志，你说得对呀！我们在思想上一定要牢固树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个观点，我们要坚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是一定能当好这个家的。”

下面的故事不准备再讲下去了，事情正象严立同志说的那样，车间大会上李金妹和广大工人同志以主人翁姿态，进行

（下转第 52 页）

党委书记的女儿



沪东造船厂业余创作组 汤福生

今天上午船厂革委会门口的布告栏前挤满了一群刚刚进厂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正围着一张布告热烈地议论着，有的在指指点点，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在放声大笑……

这是一份啥个布告？为啥会吸引这些青年人？原来这就是厂人事组组长老李刚贴出去的一张“新工人工种分配名单”。在这张名单上也有厂党委书记老姜的独养女儿玉英的名字。昨天傍晚，老李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赶往公司开会，路过食堂门口时碰到老姜，老姜一把拉住他说：“老李，这次进厂的一批小将的工种分配，要根据党的政策，按照厂里的需要郑重考虑，合理安排……”老姜还没讲完，老李要紧说道：“老姜，玉英这次也分到我们厂里来了！”“是呀，这次分配工作搞得不好，小心我那丫头向你开火哪，你……”没等老姜说完，老李笑着大声地说：“老姜，我早已考虑好了——”接着两只轮子一踏飞快地骑走了。老李对老姜的家庭情况是一清二楚的，老姜的爱人从小当童工，由于在旧社会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身体很差，生下玉英没两个月就去世了。玉英由于小时缺奶而显得体质

单薄。现在老姜担任了党委书记，工作很忙，家里的里里外外都由玉英一手担当了。因此，老李觉得玉英的工作是应该照顾一下的。同时他想，你老姜为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日日夜夜，蹲在厂里，同工人一起大干苦干，在你女儿分配工种问题上还能再让你操心吗？他早就把玉英安排在厂技术组当绘图员了。

现在，老李正站在三楼办公室的窗口看着布告栏前这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心想玉英一定也在人群中，也许已经到技术组报到去了……。突然，门“咣啷”一声被推开，老李回头一看正是玉英。她虽然个子瘦小，但一对大眼睛闪烁着机灵有神的光芒，给人一种精明倔强的感觉。玉英踏进办公室就问：“李叔叔，我的工种是你分配的吧？”老李以为玉英来找他一定是要说什么感谢之类的客气话了，就说：“我那有这么大的权力，是我们人事组安排的。”

玉英把小嘴一翘：“我不满意！”

老李心里一惊，感到奇怪：在我们厂来说绘图员算是最干净，最轻便的工种了。你玉英还不满意，那你心里想的是啥呢？他心里不由得叽咕一句：“小姑娘要求倒蛮高呢！”但还是心平气和地问：“你想干啥呢？”

玉英一本正经地回答：“你晓得的！”

老李一怔：“我怎么晓得？”

“看，你对我们新工人一点不关心，我的职工登记表你看了没有？”

这下子老李僵住了，玉英反而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老李不仅对玉英家庭情况一清二楚，就是玉英本人情况也晓得个八九不离十。玉英在学校里读书时，成绩算几何作图最好，又

能写一手仿宋体的好字，原是个红卫兵，毕业前夕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表格上大不了就填上这些，又有啥好看呢？现在老李听玉英说表格上有她向往的工作，他急忙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一迭厚厚的表格，翻呀，翻呀，好半天才翻出玉英的一张，抽出来仔细一看，在登记表的最后一页的备注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五个大字：“理想——油漆工”。老李呆了，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事，他不相信地朝备注栏里又看了一眼，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要当油漆工？”“怎么？你感到奇怪啦？”

“玉英，根据你这样的家庭情况和你的身体状况，就是一般的工人子女也应该适当照顾，何况你……”

“何况我是党委书记的女儿，是吗？”玉英的面色刷地严肃起来，“正因为我是党委书记的女儿，所以我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这个小姑娘的嘴巴真厉害，火辣辣的几句话叫老李呛了几口，他没想到玉英的态度会这样倔强，在他的眼里，玉英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平常有事上老姜家去，玉英总是叔叔长，叔叔短，亲热得不得了，而今天……老李心里觉得不舒服。但是他想，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同意你玉英当油漆工的，否则我对不起老姜。于是老李那不开心的脸上又堆上了笑容，用温和劝告的口气说：“玉英，当绘图员也是革命需要，再说当绘图员对你来讲不比当油漆工更好？”

“昨天你在新工人大会上再三强调说，为了建设海上铁路，厂里需要培养大量的油漆工、电焊工，号召大家到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可今天……我真不理解！为祖国造大船哪个工种不好？油漆工难道就比绘图员低人一等？”玉英的话就

象一架机枪哒哒地响着，她理了理额前的头发，接着情绪激昂地对老李说起这样一件往事：

去年春上，玉英他们来到厂里油漆小组学工。同老师傅们在船台上一起油漆劳动，玉英很爱油漆工这个工种，她深深感到，船不油漆要生锈，人不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要变修。可是一天中午，当她吃完饭顾不上休息就跨上船台去漆刷一只舷部分段时，一个中年男人来到她的面前，说：“小妹妹，读到初中来学油漆工，弄得油漆满身，一塌糊涂，太没有意思了，还是……”玉英一听觉得不是味道，大喝一声：“你这是什么话！”那家伙一慌，手上的烟落在地上，但还装出讨好的腔调说：“我是好心好意……”“我看是胡言乱语！”玉英针锋相对，两眼直冒火星：“我们学工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热爱本职工作，大干社会主义的好思想，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却说当油漆工没意思，这是资产阶级的论调！”那家伙没等玉英说完早已吓得溜跑了。

玉英说到这里，激动得面孔上泛起了红晕，鼻尖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用手抹了一把汗珠接着说：“社会上有一部分落后的人们看不起油漆工，想不到你一个领导干部也有这样的思想！”

玉英的话和远处万吨船台传来的阵阵锤声交溶在一起，老李感到刺耳烦恼。“砰”的一声，他把窗关上。办公室里顿时静得出奇，只有墙上的挂钟嘀哒嘀哒地响着。老李想，看来这丫头当油漆工的决心是下定了！他想讲：“玉英，同意你当油漆工”，话到舌尖又咽下了肚，因为老姜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老李叹了一口气说：“玉英，不瞒你说，你爸爸也关照我对你的分配要郑重考虑的！”

“我爸爸?!”玉英不相信爸爸会这样做的。一九六六年寒冬,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旺,“新生”号船体全部装焊完工,只等油漆,就在这时候,厂里的走资派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刮起一股经济主义妖风。一部分油漆工受蒙蔽,放下漆桶离开船台……是她父亲连夜串门走户地做那些同志的思想工作,使他们醒悟过来和父亲一起挥舞漆刷杀上船台,粉碎了走资派的阴谋……,下水的那天,玉英看着那艘披着彩装的新船兴奋极了,她激动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如果进厂的话象你一样也当个油漆工。”父亲满意地抚摸着她的头笑着说:“好!有志气,接爸爸的班有前途!”……想到这里,玉英猛地一抬头,一挺胸,朝老李微微地笑了起来,老李正想开口问“你想通了吧?”玉英却抢先开口了:“不,不可能!老李叔叔你还不了解我爸爸!”说完“呼啦”一下抓起办公桌上的一支蘸着墨水的毛笔大声地对老李说:“给我一张纸!”“你要干啥?”“我要写一张大字报,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开炮!”

玉英的这句话对老李来说好比一颗炮弹震得他耳膜嗡嗡的。老李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又转红,他不知怎样来收场才好,因为事情弄僵了!就在这短短几秒钟的静默中,窗口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老李拿起听筒,原来是党委书记老姜打来的,他等不得老姜吩咐什么就抢着说:“老姜,你女儿的工作……”

“安排好了吗?”

老李朝玉英看了一眼,玉英的两只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好象随时要抢走他的话筒,他不禁用力握紧了话筒,要紧回答:“让她在技术组当绘图员,她不满意,在大吵大闹!还说要当油漆工。”

“哦？那好哇！现在厂里油漆工的确很需要，孩子自愿要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锻炼，我们应该支持嘛！”

老李一听老姜竟说这样莫名其妙的话，火烧的心好象浇上了一层油：“我……我是根据你们的具体困难安排的，再说你不是也要我郑重考虑吗？”

“哈哈，我叫你按厂里需要郑重考虑，合理安排的，可你却专门为我‘郑重考虑’了？嘿！情面观念太重啦！老李，权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可要胸怀坦白地为人民掌好权哪！”说到这里老姜咳嗽了几声，接着说：“上午八点半不是全体科室干部到万吨船台参加突击劳动吗？我已经在油漆小组了，你也来，怎么样？我们一齐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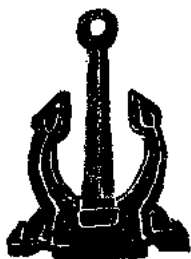
“啥？去刷油漆？！”老李不相信地问了一句。

老姜哈哈地大笑起来，“老李，在机关里呆了七八年，怎么把自己的老本行忘了呢？我们俩不都是油漆工出身吗？”

老李听着老姜这样讲，一句话也说不出，慢慢地把电话挂上。当老李回过头来一看，玉英已经不在！原来，玉英听到是爸爸来的电话，支持她的行动，早就一阵风地跑出去找她的小伙伴了。老李看玉英跑掉了，他再朝窗外一望，阳光下，一队人马在布告栏旁边的大批判专栏旁正在刷大标语，那一手拎着油漆桶，一手举着油漆刷子正在起劲地刷写标语的就是党委书记的女儿玉英。不多一歇大标语写好了，一行鲜红鲜红的大字是：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老李心情无比激动，他看了看表，连忙从门后的衣钩上取下那件已蒙上一层薄薄灰尘的工作衣，抖了抖，急匆匆地朝万吨船台油漆小组走去……



起 锚

沪东造船厂业余创作组 马天白

一个秋天的早晨，初升的太阳把大海照得波光闪闪。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大型海洋调查船“海洋”号，正在我国领海十号深水区作深水抛锚试验。“海洋”号的建造成功，将为勘测我国海洋资源作出重大贡献。经过十天的试航，“海洋”号胜利完成了海底取样、海床爆炸等三十多个试验项目，深水抛锚是这次试航的最后一个项目。

在“海洋”号船头甲板上，进行试验的同志们，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要起锚了。手拿对讲机的是新干部、沪光船厂党委委员、厂生产组副组长、“海洋”号试航领导小组组长于洪涛同志，他是海军复员军人，三十岁左右，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紫铜色的皮肤，一对大眼，目光炯炯。此刻，他用对讲机和驾驶台的高船长通话：“高船长，高船长，深水抛锚符合要求，现在起锚！”

高船长兴奋地说：“好，起锚！”

站在锚机前面的起重组组长刘千力师傅，听到船长起锚命令，立即推上闸把，锚机马达“呜——”一下转动起来。锚机轻松地把碗口粗的大锚链一节又一节起上来，锚链在锚机滚

轮上摩擦，发出了响亮而有节奏的“咔嚓、咔嚓”的响声。刘千力师傅一边起锚，一边敲打着锚钟。钟声“当当当，当当当……”声音清脆悦耳，在海空中荡漾。突然，在钟声十二响之后，“轧——答”一声，锚机发生跳电停止了转动。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把同志们的心都提了起来。试验小组同志对锚机马上进行检查，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故障。工人技术员小马首先提出疑问：“根据计算，起锚力只需十二吨，而锚机可承受力是十五吨，完全可以把深水锚起上来的，现在锚起不上来，真奇怪，难道大锚被海老鼠拉住了？”

站在锚机旁的胖乎乎的厂技术组副组长牛青山，从深水抛锚开始，一直一声不吭，现在看到锚起不上来，他再也憋不住了：“我早就说过，大海是迷离莫测的，到这儿来深水抛锚，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盯着于洪涛。于洪涛充满信心地说：“锚能抛下去，也一定能起上来，我们就是要为革命自找麻烦、自讨苦吃！”牛青山一听，心里有点冲动，这些人出过几次海，试过几次航，起过几次锚，看来不碰到钉子，不吃到苦头是不会服帖的。原来在深水抛锚之前，试航领导小组里发生过一场争论。按试航大纲要求，深水抛锚在六号至十号深水区之间进行。海图上标明，深水区号数愈大水愈深。为了造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海洋调查船，于洪涛同志从高标准严要求出发，提出到水最深、流最急、海情最复杂的十号深水区作深水抛锚。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但遭到厂技术组副组长牛青山同志的反对。牛青山原是厂技术科的老科长，在文化大革命前，重用专家权威关门设计，搞了一条“凤凰”号调查船，由于锚机底座强度不够，在试航中遇到了六级风浪；起锚时锚机底座拉坏，不但锚起不上来，锚机

反被拉入大海，出了这个事故，他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批评，从此，他更是百倍小心，技术上打足安全保险系数。在这次深水抛锚中，他就凭以往的经验，认为试验要稳扎稳打，切勿莽撞冒险。既然试航大纲规定深水抛锚可在六号至十号深水区进行，那就到六号深水区试验，那里水要浅得多，试验把握性大。他说：“我们厂设计制造这样的大锚机是历史上第一次，特别是那只锚机大齿轮，用牛吃蟹土办法加工出来，是否经得起深水抛锚的考验？还是一个‘谜’。不要忘了‘凤凰’号就是在锚机上出问题的，这个我可是记忆犹新啊！”于洪涛同志驳斥说：“过去设计锚机依靠专家权威，不从实际出发，闭门造车，结果出了问题，这次我们搞三结合设计，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啊。工人技术员设计锚机，广泛听取老师傅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精心施工，质量比过去大大提高了。”牛青山一听揭到他的老底，就不服气地说：“到十号深水区抛锚，那是好高骛远，我国海洋调查应当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调查到十号深水区还需好几年呢，急点啥？”于洪涛接着说：“正因为十号深水区是海洋调查的一个空白点，我们必须尽早填补这个空白，这次去抛锚，当个开路先锋嘛！”最后，试航领导小组集中了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海洋”号到十号深水区抛锚。

现在，牛青山看到锚果然起不上来，真是不出自己所料，肚子里冒出了一团火。他冲着于洪涛说：“真是乱一弹一琴！自己捆住自己手脚，我的意见你们听不进去，偏偏要到这水深流急、海情复杂的十号深水区试验。看，现在出了问题，这不是冒险吗？”于洪涛不慌不忙地说：“我们的技术组副组长同志，你是否知道‘海洋’号设计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海洋’号可在我国领海的所有海区航行？”说到这里，于洪涛从口袋里

拿出了工人技术员小马编制的总体性能说明书：“看！这上面还有你的审核签字呢？既然如此，到十号深水区抛深水锚冒什么险呢？”牛青山一看说明书，面孔“唰”一下红了起来，这说明书确实经过自己审核过的。但是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于洪涛同志，我提醒你注意，我曾听说过，十几年前有一条外国调查船在十号深水区抛过锚，结果出了问题，只得弃锚而逃。”于洪涛说：“牛青山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们造船工人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早日造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调查船，那是和帝修反抢时间、争速度啊，现在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就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你究竟在长谁的志气？”



牛青山听了这一席话，感到于洪涛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我国底子浅，一碗清水一眼可看到底，总不能一锹挖个井，一步登上天。现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造出一条调查船，能在沿海跑跑已经不错了，赶超世界水平，也得慢慢来吗！于是他转过口气说：“我也希望一个早晨就统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急性子吃不了热豆腐，人家比我们设计经验丰富，造船历史长，尚且锚起不上来，何况我们呢？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海洋’号这样自信？”于洪涛斩钉截铁地说：“锚起不上来原因还未找出来，你又怎么能这样轻率地怀疑我们国产船的设备有问题呢？再说我们试航就是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而你害怕矛盾，固步自封，畏缩不前，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于洪涛锋利的语言，说得牛青山理屈词穷，无言可答，他气乎乎地走了。

锚起不上来，这个消息，象一股电流迅速传遍了全船每个岗位。从船长、轮机长，到每一个水手、炊事员，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锚起不上来，要么勾住了暗礁，我们用土办法起锚。”有的说：“困难九十九，难不倒造船工人一双手！深水怕什么？我们敢下五洋捉鳖！”还有的说：“要是能调一架直升飞机来，把锚吊上来就好了。”

于洪涛深入在群众之中，吸收着丰富的养料。他感到早日造出海洋调查船那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我们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就要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洋奴哲学斗，同右倾保守思想斗，同困难斗，斗出一个百舸争流，千船竞发的大好形势，为实现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的宏伟蓝图而奋斗。锚起不上来，应到群众中找办法，于是他仔细地倾听群众的议论，充满信心地说：“刚才

有人说用直升飞机起锚，我看大家就是直升飞机，俗语说，人心齐，泰山移，一只锚还起不上来吗？”大家商量决定先用海底电视观察一下，看看锚在海底中勾住什么东西。

说干就干，刘千力一马当先，用水文绞车把海底电视接收器放入海中。

在海底电视室里，于洪涛、牛青山、高船长、小马等观看海底电视。萤光屏显像十分清晰，随着海底电视接收器慢慢往下沉，先是看到紫红色的船壳，再看到一群群的鱼在游荡。等海底电视接收器完全沉到海底，萤光屏上出现了在海底爬动的海螺。海底电视接收器在水中转动几圈，从萤光屏上看到了一条锚链，但由于接收器同锚的距离太远，锚和锚周围的情况仍然看不清楚。于洪涛决定放小艇，把海底电视接收器送到抛锚位置放下海底。于是，对老牛说：“我和刘千力师傅开小艇去放海底电视接收器，你在船上指挥放小艇。”牛青山“嗯”了一声，心里在想，于洪涛啊于洪涛，当初你提出要到十号海区来做深水抛锚的时候，我就一再向你指出不要盲动，可你偏偏不听，现在弄到这步田地，你去就去吧。他怕再出什么乱子，不放心地说：“要小心谨慎，不要再出什么问题了。”

于洪涛这个海军老战士一登上救生艇，立即熟练地启动小艇机，扬波前进。突然，随着水面上出现的激流漩涡，一条大鲨鱼在小艇旁窜出海面，张开了血盆大口。于洪涛机警地喊着“注意大鲨鱼！”一个左满舵，巧妙地避开了恶鲨。紧接着，在船头方向又出现一条大黑鲨，背脊露出水面，坚硬的鱼翅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灰黑的大尾一甩，掀起了七尺大浪，把小艇卷入空中，“咣”一下，又把小艇摔入波谷。看到这样惊心动魄的险情，“海洋”号上的人都为于洪涛他们担心，怎么

办呢？高船长沉着老练当即命令：“炮手就位，右舷十五度，开炮！”几个炮手，以敏捷而又熟练的动作，转动 37 炮，连续几个点射。只听得“轰隆、轰隆、轰隆”，炮声如雷，海面上击起了冲天的水花，一群黑鲨吓得潜水而逃。小艇穿出波涛，智斗黑鲨，于洪涛和刘千力巍然屹立，脸不变色心不跳。他们继续把准航向，沿着抛锚位置，把海底电视接收器徐徐放入海中。

这时挂在于洪涛胸前的对讲机里传来了高船长的呼叫：“于洪涛同志，于洪涛同志，你们情况怎么样，听到请回答。”“高船长，高船长，我们安全无恙。海底电视是否看得清？”“锚的位置可以看到，好象有东西。但是现在海底发现鲨鱼群，情况危险，请你们马上返航！”在高船长的再三催促下，于洪涛他们只得驾艇返回大船。

小艇回到大船，大家看到于洪涛、刘千力一身海水，十分关切地围拢来，都为刚才的险情捏了一把汗。牛青山急得结结巴巴地说：“人没有给鲨鱼吃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于洪涛风趣地说：“哈哈！我们造船工人是钢铁汉，大鲨鱼想吃也啃不动，它只得吓跑了！”

鲨鱼出水，预兆气象的急剧变化。现在，海面上波浪愈来愈大，风愈刮愈大。“海洋”号接到气象预报：说二十小时之内五号台风将经过十号深水区，风力将达到九至十级，并有暴风雨。牛青山想，要是台风一来，事情更复杂，弄不好乱子更大，说：“我建议立即返航！”

于洪涛惊奇地问：“返航？那锚还起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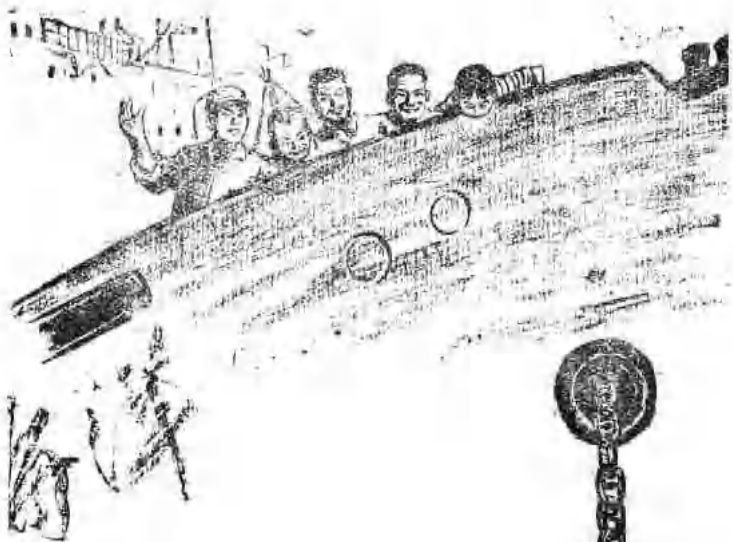
“锚不起了，斩断锚链，丢锚返航。”

“什么？斩断锚链？”

“斩断锚链，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回厂后可以用备品锚，接上一段锚链，仍可交货。要是锚起不上来，风大浪急，再把锚机拉坏，乱子就更大了。你们要知道重新设计制造一台锚机，要四个月周期，这样会影响厂里计划的完成。”

于洪涛看牛青山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心里非常气愤，他说：“我们造船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我国辽阔的海洋有着丰富的资源，帝修反早就垂涎三尺，十号深水区是我们的海洋，寸寸都是宝啊，我们造出来的调查船要适应复杂海区深水调查事业发展的需要，怎么能见困难就斩断锚链，放弃试验项目呢？”老师傅都同意于洪涛的意见。这个说：“深水锚成功地抛下去，也必须起上来。”那个说：“必须赶在台风到来之前把锚起上来。”于洪涛坚定地说：“同志们，党支部根据大家的建议作出决定，准备用土办法起锚，看看海底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锚勾住了？同志们，不管狂风巨澜，我们也要战天斗海，夺取胜利！”同志们坚决支持党支部的决定，大家分头准备各种材料和工具。牛青山虽有不同看法，个人意见保留，按支部决定办事。但是海上不比陆上，担心于洪涛一味蛮干，再出更大的乱子。他想我的老经验还是用得上的，到现场把把关去，想到这儿，他也来到了前甲板。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海洋”号全船强光灯大放光彩，船头甲板上更是灯火通明，如同白天一般。造船工人在船头搭起了三角钢架，大滑轮固定在三角架上。打算用钢缆绕过滑轮，穿过锚链筒，系住锚链起锚，这叫做土千斤起锚法。但是谁到锚链入水处系钢缆呢？这是一个有落水危险的操作。风在桅杆旁呼啸，浪在甲板上跳跃。大海沸腾了……。于洪涛



穿好救生衣，腰中扎好安全索，一个虎步，翻过了舷墙，沿着锚链浮向水面。刘千力想抢步上前拦阻，已来不及了。牛青山看到于洪涛如蛟龙入水，又感动，又担心，心扑通扑通直跳，知道自己无法阻拦这个新干部的虎劲，于是忙去拉住安全索，大声叫喊：“当心啊！千万当心啊！”于洪涛大声回答：“有你一把牛力拉住安全索，保证没有问题。”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正当于洪涛在系钢缆时，一个巨浪打来，把于洪涛

压入浪中，船上的人急忙叫喊着：“于洪涛！大浪来了！”整整十五秒钟，于洪涛才露出水面。他摇了摇满头海水说：“我到

水晶宫走了一趟，钢缆系好了。”说完就翻上甲板，指挥大家起锚。

“各就各位——起锚！”铜钟般的响声压住了惊涛骇浪。

此时，锚机、土千斤、绞盘机等一起转动起来，只听得“呜——”“咔嚓”一声巨响，锚链又被起上来了。过了七、八分钟，锚链只剩最后一节了，大家目不转睛盯住了水中锚链。

小马第一个惊叫起来：“看哪！锚上勾了一只老锚！”

于洪涛指指土千斤说：“来！刘千力师傅，把这只老锚吊上甲板。”

刘千力用土千斤，“当”一声，把老锚吊上了甲板。大家立即围上来看，发现在老锚的锚杆上刻有几个外文字母。小马翻译说是“海狗”号。

高船长看着这只老锚，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欺侮我国造船工业落后，偷偷摸摸派了一只‘海狗’调查船，在我国大陆架一带活动过，那条船到十号深水区抛过深水锚，锚机功率太小，起不上锚，就斩断锚链溜跑了。现在事情完全证实了。”

小马说：“嘿！这只‘海狗’真坏！可是现在，我们中国锚把这只修正主义的老锚也起上来了。”

牛青山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前在这里弃锚而逃的洋船就是这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海狗”号。此时他的心情就象面前的大海一样不能平静，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同志们，这次十号深水区起锚，把我思想里的一只老锚也起上来了。”

小马看看牛青山问：“老牛，什么样的老锚啊？”

牛青山比划着起锚的手势说：“起出了深扎在我头脑中的固步自封、右倾保守思想的老锚，这只老锚禁锢了我的头脑，

拖住了我的双腿，使我看不到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跟不上我国造船工业飞跃发展的雄伟步伐。”

于洪涛被牛青山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所感动，他跳到锚机上面，十分诚恳地说：“老牛的话说得既深刻又中肯，对我的教育启发也很大。形形式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就是断了锚链的老锚，扎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里，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同志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说到这儿，于洪涛停了一下，一双明亮而深沉的大眼睛，望着站在甲板上的同志们，望着身边的牛青山同志，接着语意深长地说：“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把右倾保守、固步自封种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老锚统统起出来，坚定信心，增强斗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本世纪，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勇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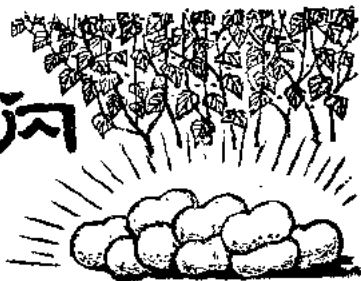
于洪涛刚说完，全体同志情不自禁地一阵热烈鼓掌。

高船长兴奋地说：“‘海洋’号经过十一天的试航，胜利完成了全部试验项目，试验结果表明我们的国产船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今天起，我代表海洋大队正式接船啦！祝贺你们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哗——”全体同志又一次热烈鼓掌，欢庆试航的胜利。小马说：“学理论，起老锚，把革命的巨轮一直开向共产主义！”高船长兴冲冲甩开大步，登上驾驶台，鸣响汽笛，大声命令：“开航！”于洪涛挥手指向前方说：“前进三，全速前进！”

“海洋”号迎着朝阳，劈波斩浪，奔向前方。

银茧闪闪



邵小雪

东风六队有两个养蚕能手，一个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养蚕老行家钱友梅大妈，一个是插队知识青年李茧莹。钱大妈是组长，李茧莹是她的助手。钱大妈养了几十年蚕，经验丰富，细心踏实，养蚕赛过养儿女，一心贴在蚕身上。她常常说：“匾里的蚕，养蚕人身上的肉。”的确，如果有谁在养蚕操作过程中不当中心甩坏一条蚕宝宝，大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真象在自己身上挖了一块肉一样难过。李茧莹呢，这个梳两条短辫子的插队知识青年，决心扎根在农村，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她虚心向钱大妈学习，心红手巧钻劲足，吃苦耐劳闯劲大，看书学习细钻研，破除迷信搞试验。不仅钱大妈的技术给她学了八九不离十，而且还闯出了一些新路子。去年，东风六队的茧产量又窜上去了。大妈对茧莹这个助手非常满意，打心里欢喜这棵好苗子。两年多来，她俩一搭一档，象娘和女儿一样亲近。不过，说亲近倒也闹过矛盾，特别是这次的矛盾可闹得不小呢！

事情发生在七月份的一天中午。大家晓得，七八月是高温季节。这个时期，由于气温高，蚕吃桑叶不足，生长期短，茧

产量比春茧往往要减少。这天茧莹上午在养蚕室里见到蚕宝宝吃叶不爽，回到家里端起饭碗，也没有心思吃了。茧莹想，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够使茧产量不降低，把这个潜力挖出来，把产量搞上去，对社会主义建设可是个不小的贡献呀！她想呀想呀，放下筷子，拿出一本专门记录养蚕经验的小簿子，翻呀翻呀，从春蚕尼龙薄膜坑床饲养中得到了启发：尼龙薄膜有保湿保温的特性，如果在薄膜上洒井水，挂在蚕室四周，不让外面的高温侵入，不就做到了降温吗？对，这个办法能行！说着就立起身来去找小玲。

小玲是啥人？是钱大妈的女儿，生得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今年刚刚中学毕业，也分配在养蚕组。茧莹正往大妈家走去，小玲眼尖，赶忙迎了出来。茧莹把尼龙薄膜降温的想法一讲，小玲连说这办法好，拉着茧莹的手马上去搞。茧莹说：“这事还得告诉你妈，和她商量商量。”

两人一进屋，没等茧莹开口，小玲把茧莹的想法告诉了大妈。钱大妈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如何提高秋茧产量的问题。不过她想的还是多措井水，多扇风的老办法。现在听两个小姑娘讲要搞尼龙薄膜降温，连忙摇手说：“真是小人只说小人话，依我看，行不通哪！”“为啥？”小玲抢着问。“为啥？俗话说，蚕花蚕花象朵花，推板勿起一眼眼啊！可不比养几只鸡鸭，不会说话，也会刮刮叫。夏秋天气闷热，再在屋里四面挡上一层尼龙薄膜，蚕宝宝不热死也会闷死。”

茧莹这时掏出小簿子翻看了一下说：“大妈，你不是说过，小蚕对空气要求不高吗？只要能降到适宜的温度，问题就解决了。”“降到适宜的温度？”大妈摇摇头说，“茧莹，照去年的方法，人忙一点就忙一点。尼龙薄膜降温不保险，我们队蚕种

多，如果搞失败了，这个责任可担当不起啊！”“大妈，这尼龙薄膜降温这条新路子，还是让我们大胆闯一闯吧。如果成功了，不但我们一个小队能增产，推广开来，不就是对我们国家养蚕事业的贡献吗！”

钱大妈一听这话，很不入耳。心想：你茧莹一共养了两年蚕，真不知天高地厚。本领不大，倒异想天开，简直把养蚕当儿戏。她气呼呼地说：“茧莹，你搞科学养蚕我不反对，去年你搞春蚕‘高温多湿养蚕’，今年又弄‘活叶贮桑’，都有先例，我都支持你。这尼龙薄膜降温，别人还未试过，现在你要搞，真是飞机上吊大阿龘——悬空八只脚，亏你想出来，我看还是不要瞎来腔！”

“大妈，你问我哪能想出来，我呀，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呢！”“啥，从我这里学的？”大妈盯了茧莹一眼，“现在说养蚕，不要说笑话。”

茧莹跨前一步，认真地说：“这不是瞎来腔，也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这想法确实实是跟你学来的。你可记得，去年我刚进蚕室给你当助手时你讲的一桩事吗？十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在我们这里刮起了毁桑种经济作物的歪风，大妈你为了多产茧多养蚕，带领蚕桑组，培桑接苗，抵制这股歪风。当你带领社员去铲除桑田里的经济作物时，你想过，这是瞎来腔吗？不，当时，大妈你想的是革命的需要，更不怕少数人的恐吓和谩骂！”

四面静悄悄的，只有扇子的扇风声。茧莹继续说：“如今，由于丝绸的出口任务增多，我们养蚕人的担子更重了。昨天，我妈来信说，她们缫丝厂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丝绸的出口任务，正在大搞技术革新。大妈，如果我们不搞科学创新，把产

量搞上去，就跟不上飞跃发展的大好形势！”

“说得好！我支持你的做法。”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外面飞了进来。原来是小玲见妈妈不同意尼龙降温就跑去把队长拉来了。队长对大妈说：“嗨，有我们茧莹这股闯劲，加上你蚕婆婆丰富的老经验，这科学养蚕，一定会成功。茧莹，大胆地闯吧！”“是。”茧莹拉着小玲，对队长说，“我们一定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依靠群众和大妈的丰富经验，把这次试验搞成功。”“好！那立即行动。”小玲不等说完，拉着茧莹就去准备了。

钱大妈也没阻挡，她晓得茧莹的脾气。当她认准一个理时，非一干到底不可，就是用十八辆大卡车也拉不回她。既然队长已同意了，就让她们试试再说，反正我跟她们在一起，发现问题，可以立即刹车。

发蚕种前一天，大妈去公社参加养蚕预备会，便把蚕室的消毒准备工作交给了茧莹和小玲。

会议中午就结束了。大妈回来，家门不进，就到蚕室看情况。不想走到蚕室门口，只见大门和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钱大妈想，她们两人消毒工作不做，跑到啥地方去了？大妈是个急性子，举起拳头在大门上“嘭嘭”敲了几下，门一动不动，为啥？里面上锁了。她心里火啊，别过身子，要找茧莹批评一顿。

不料，旁边的小门却“呀”地开了。“妈，我们在这里呢！”

大妈回头一看是小玲，就气冲冲地转回来跨进门，小玲随即把门一关跑开了。大妈从外面进来，里面黑古隆冬看不见什么。只听见茧莹喊了声：“大妈！”却看不清她在啥地方。钱大妈生气地说：“叫你们做好准备工作，你们关门关窗地搞啥名堂？”“大妈，我们是在搞薄膜降温，你快来看，真行哪。”

大妈这时已定下了神，看清了，只见东面两间门面的房屋

四周全挂上了薄膜。茧莹正用喷雾器对着四壁喷井水。钱大妈往东面走过去，噢，果真阴凉不少。她跑去看墙上的温度计和湿度计，一看，现在室内温度华氏 76° ，湿度 74° 。钱大妈心里有数，现在一般室外温度华氏 88° ，湿度 84° 。

小蚕最适宜的温度是 80° 左右。现在比这还低，比室外竟低十多度。钱大妈摸摸井水，看看尼龙薄膜架，自言自语说：“这倒还有点名堂呢！”

茧莹放下喷雾器走到外面，对大妈说：“这样就用不着一天到晚揩井水呀拉扇风呀。既降温又保湿，蚕宝宝又能吃新鲜桑叶，为高产打基础。”

小玲又笑着说：“妈，这准备工作搞得不错吧？”大妈拍了小玲一下说：“就你懂！”“咯……”三人发出了愉快的笑声，把尼龙薄膜也震得沙沙作响。

早秋蚕种发下来了，钱大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和茧莹、小玲采用薄膜降温养蚕。

第二天上午喂叶时，茧莹的新花头经又来了，她发现了一个情况：“大妈，这蚕喜欢往亮处爬，这有没有办法解决？”

大妈从蚕架上取下两双蚕筷，递给茧莹和小玲各一双说，“这就是书上所说的啥格性？”茧莹回答说：“小蚕的趋光性和大蚕的背光性。”“对，我们喂桑叶前拣拣匀，就是为了防止蚕轧挤饿坏，消耗体力，造成吃叶不匀，眠起不齐，影响产量。”茧莹点点头说：“大妈，如果不给它亮光，象夜里一样，来一个黑暗饲养，蚕不就没处爬了吗？”

小玲高兴地站起来，差点把蚕匾也碰翻了。大妈赶紧扶好说：“看你这丫头，喂好桑叶再说。”

茧莹和大妈一面细心地喂桑叶，一面说：“我们可以用草

帘把门窗遮起来，这样就黑暗了。我想这样还有一个好处，草帘有缝隙，喷上井水，通风换气时，可以防止室外高温直接侵入，又起降温保湿作用。大妈，你看好吗？”

这个方法又经济又实惠，大妈也曾想到过，经茧莹一分析更明确了，便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立即采取措施，用草帘把门窗遮了起来，这个办法果然有效，秋蚕进入大蚕阶段，蚕长得特别好。你看哪，刚出三眠的蚕宝宝，大小均匀，发育齐一，体色清秀，粗壮结实。看了实在叫人从心底里欢喜。

这十天来，茧莹虚心好学、刻苦钻研，每天把蚕的吃叶情况、生长规律细细地记在红簿子上。

这天下午喂好桑叶，茧莹又看蚕吃叶了。她看那蚕宝宝头颈一昂一低，嘴巴一牵一牵，啃着蚕叶。看着蚕越吃越起劲，茧莹心里是越想越高兴。

大妈也在看蚕宝宝吃叶情况。她手里拿着一把桑叶补着吃过了的地方。这个经验，用她自己的话说，叫作“送点心”。忽然大妈在匾沿边拣起了一条蚕，放在手里，仔细端详起来。这条蚕略比一般蚕小，体色略浑，捏捏蚕沙（就是蚕粪），有点软。她连拉了几匾，每匾都有这么几条。顿时，大妈那眼梢头的皱纹越聚越紧，那拉匾的手也微微发抖。这个细微的动作当然逃不过茧莹的眼睛。她赶忙跑过来，担心地问：“大妈，出了啥事情！”

大妈低声地说：“发现了空头病症状。”“空头病！”茧莹吓了一跳，心里更加佩服大妈的经验。因为这症状一般人要大眠开叶才能看得出，大妈居然现在就看出来了。“我估计，是尼龙降温湿度过高引起的，发病率可能要达到二成。”大妈心里很难过，看着蚕匾说着。“嗨！大妈，这大概就是‘胃肠性空头

病’，有办法防治吗？”茧莹着急地问。大妈摇摇头：“哎，我当初说不要搞尼龙薄膜降温，你们偏要搞，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出毛病，现在果然出了，看来，这薄膜降温行不通啊！”

面对着病蚕，大妈又心疼又气恼，埋怨茧莹都是搞了薄膜降温弄出来的。茧莹也是又心疼又焦急，可是对搞薄膜降温试验毫不动摇。她想，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缺点可以改进，有困难可以想办法克服。大妈见茧莹还是坚持要搞下去，很是恼火，大声说，“茧莹，现在好办法也没有，只有趁早拣出病蚕，防止细菌传染。不过，你这样不听劝告，这样骄傲任性，对工作是不利的！”“啊！”茧莹不想大妈会这样恼火，她转身望着匾里的蚕宝宝，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这时，急性子的小玲再也熬不住了。心里正替茧莹难过，对大妈说，“妈，你这算啥话，茧莹她为了养好蚕多产茧，大胆创新，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这些你难道不看见吗？别人喂完叶回去休息，她却还要查看情况，做好科学实验的记录，这样做，是骄傲吗？每碰到一件事，她都虚心向你请教，这是任性吗？你作为养蚕负责人，你这是压制新生事物，反对科学实验。”小玲越说越快，噤哩咄啦赛过炒豆子。

大妈本来火冒三丈，被小玲这一顿炒豆子，更是火上浇了油，“哦，我吃辛吃苦养蚕不是为多产茧？我好心好意，反而是压制新生事物，反对科学实验？那好，今后有事，别来找我。”说完，气冲冲地走了，茧莹喊了几声也没喊住。

在场的社员见大妈一走，都议论开了，有的埋怨小玲，有的说大妈火气太大。茧莹对大家摆摆手：“大婶，新嫂嫂，这事不能怪大妈，她是心疼蚕才这样的。来，我们马上照大妈说的，把有可疑的蚕拣出来，预防病菌传染。”她走过去拍拍小玲的

肩胛：“你啊，火气也真大，叽哩喳喳象个炒豆子。以后，可得注意方式方法，来，拣蚕去。”

小玲气还没消光，嘟哝着：“哼，她横一个不能搞，竖一个行不通，见了困难就打退堂鼓，她不来，我们要照搞！”

“不，我可要批评你不对了。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大妈见蚕病了，心里有多难过啊，可是她还是说出了急救方法。这是多么值得学习啊。”她回头又对大家说：“你们养蚕都比我经验多，大家想想办法，用什么方法来防治这种病。”

社员们见茧莹这样虚心好学，都议论起来。大家一致提出用鲜石灰粉降低湿度和用漂白粉消毒等办法。茧莹认真地听着、记着，马上进行防治。

再说钱大妈回去后，心里一直不定心，要是他们弄出了毛病怎么办？傍晚，她等小玲回家吃晚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便端着碗立在门口吃了。只见蚕室里灯亮着，别的人都回去吃晚饭了，只有茧莹和小玲不知在忙点啥。她给小玲盛了两碗凉着，自己正想到蚕室里看看去，不想正巧小玲回来了。大妈见小玲端起饭碗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嘀咕开了：“不知在忙点啥？饭也顾不上吃。”小玲吃好夜饭，嘴一抹，笑嘻嘻地说：“茧莹可真有道理，那拣出来的病蚕，吃了二次氯霉素，效果很好。她说等会有空，要来和你商量商量，还要请你去看看蚕。”大妈一时转不过弯，说道：“你们本事大，喊我又没用。”小玲记着茧莹的叮嘱见她不肯去，也不和她争，洗好碗筷，就走到蚕室去了。

小玲走后，大妈睡到床上，可是翻来复去地睡不着。她想，这空头病一直是历年来蚕桑中的可怕病，难道现在真有什么办法

治吗？茧莹已经很忙，省得她来，还是我去看看。

钱大妈开出门去，夜风吹来，头脑清醒了不少。她来到蚕室一看，只见蚕室里亮着电灯，茧莹立在蚕架旁，一面细心地看蚕，一面往簿子上记什么，脸上露出微笑。茧莹记好了，合上簿子想往外走，一见大妈站在蚕室门口，她高兴地跑过去，拉着大妈的手：“大妈，我正想去看看你呢，你快来看，这拣出的病蚕吃了氯霉素，蚕沙也硬了，看来再添一次食，问题不大了。”

大妈戴了老花眼镜仔细地看起来。果真，半天不见，这蚕宝宝已是体色清秀，健壮结实。她把蚕放在电灯上看了又看，真象见了多日不见的亲儿女一般。

茧莹指着簿子说：“大妈，根据尼龙降温多湿和蚕宝宝的生长规律，我们在三龄期每日多用一次干燥材料和石灰漂白粉消毒，保持蚕座干燥，并且在二眠开叶就用氯霉素添食，这样可以预防空头病和其它病。确保蚕茧无病高产！”她握着大妈的手，诚恳地说：“大妈，蚕宝宝明天要进入大眠，我不大懂，你可不要甩开我们不管哪。”

大妈看着茧莹的面孔，抚摸着那红色的小簿子，她觉得，这簿子不但记着科学养蚕的干湿温差和蚕的生长规律，更重要的记着茧莹她一颗为革命养好蚕的红心。大妈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涌了出来。茧莹拉了大妈一把，激动地说：“大妈，别难过。让我们再到那边看看蚕去。”

大妈跟着茧莹走过去说，“我不该撒手不管，是大妈不好。”她理了理头发，握着茧莹的手说：“噯，这真是后浪推前浪，一代胜一代啊！茧莹，大妈今后一定以实际行动，支持你科学养蚕！”

由于蚕病防治得早，效果很好，真正是条条蚕结茧，优质又高产，获得了超过春茧产量的新水平，轰动了全社。公社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在全社各小队推广。

茧莹从此更加刻苦钻研，虚心学习。钱大妈对茧莹的创新精神也积极支持，两个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这真是：

大江东流浪推浪，
三大革命当闯将，
科学养蚕创新路，
银茧闪闪放光芒！



九里桥畔



陆 健 德

这几天，九里桥畔绿杨树下，多了个简易芦席棚，棚门口挂了个木牌子，上写“临时修配站”，字迹虽不秀气，倒也工整有力。原来镇上手工业部门，考虑到九里桥一带上街较远，为了方便群众在“三抢”大忙期间修理小农机具，所以临时增设了这个修配站。

中午辰光，修配站里静悄悄的，只有绿杨树上的知了高声欢歌。这时，绿荫丛中过来个欢奔急走的姑娘，肩上挑四只压缩式喷雾器，直赶得汗水淋淋。她是啥人呢？是不是顾客上门修理来了？不是。她是这临时修配站的工作人员，名叫何新兰。新兰安排到农机修理社工作还不到两星期，这次农忙支农，她跟师傅下生林被分配到这九里桥临时修配站来。今朝是开门第一天，周围群众还不全知道九里桥开设了修理站，她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串了几个生产队，一面广泛宣传，一面收了几只损坏了的喷雾器回来修理。

新兰把喷雾器挑进屋，揩一揩额上的汗水，高声喊道：“师傅，快起来，有喷雾器要修啦！”连喊两遍，用芦席隔开的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五十开外的人，边走边问：“啥急事呀，哇啦哇啦把人吵醒！”“师傅，你看，这两只喷雾器是三队的，坏得很厉

害，要换底；这一只是七队的，队长红英上午还在使用，突然打不进气，得马上修好；还有这只是八队的，你快看看吧，越快越好。”新兰辟里拍啦说了一大段，开口闭口都是“快”，恨不得一口气马上修好。卞生林听听却有点刺耳：“急啥！又不是急性盲肠炎！”新兰说：“啊呀，师傅，这几天棉花治虫似救火，喷雾器都等着急用，不快不行呀！”师傅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总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新兰一听这话，急得还想说几句，却见师傅搬过一张小凳，拿起榔头，笃笃笃地动起手来。卞生林就是这个脾气，嘴上这么说，手里却是不偷懒的。新兰见师傅干起来了，很高兴，连忙生起火来。炉子生好，新兰对师傅说：“我再去串几个生产队。”说完，又出门去了。

新兰走后不久，九里桥头来了一个人，头戴旧草帽，身穿灰外套，肩上捎辆脚踏车，压得背驼又弯腰。只听来人自言自语说：“半途坏车真倒霉，人不骑车车骑人。”他猛一抬头，看见绿杨树树下芦席棚前的那块木牌子，他连忙捎了车子走进门去。“喂，同志，请帮忙修修脚踏车？”“修农具也来不及，请你到别处去修吧。”卞师傅只顾埋头修喷雾器，没有看是啥人。那人苦苦哀求：“对不起，我还有急事要赶路，帮帮忙吧。”说着，从袋里摸出一包牡丹牌香烟，抽出一支，“嗖”的一声丢过去。

卞生林这时才抬起头来。“哎呀呀，你……你不是卞师傅吗？嗨，老——卞！”那人认出卞生林，惊喜若狂地喊了起来。“喔，你——你不是皮思金吗？”“嗨！出门不吉利，半路上车子抛了锚。”说着，“嚓”的一声，打火机凑到卞师傅嘴唇边。

原来，这个皮思金是七队的社员，过去他帮生产队上镇修农具，跟卞生林有过交往。卞生林想，老朋友有难，自然应该相帮。于是，连忙丢下手里的喷雾器，替他修起脚踏车来。

皮思金见卞生林动手修车，心里踏实了，想起刚才车上装的一筐西瓜还放在庄稼地里，就出去搬西瓜了。

再说何新兰，刚走到西村一个生产队里，就听说有只喷粉机坏了。她为了不耽误时间，当即把喷粉机背到修配站来。刚踏进门，却见师傅在修一辆脚踏车，新兰心里一怔，想：眼前我们要紧的是修理好小农具，为农服务，师傅怎么痒的地方不搔，搔的地方不痒！就对他说：“师傅，得先修喷雾器啊，修好了我马上送去，人家等着急用呢！”“这车子人家也要急用。”“不，修喷雾器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车子拖一拖不要紧。”“车子也不能拖啊，人家踏车子出来，也是有急事的。”“师傅，你……”新兰心里很不满意。她用手一拦，连说：“不行，不行！”将车子端在一旁，又把喷雾器搬了过来。卞生林见新兰一本正经不让步，便转过脸来笑着说：“新兰，对你说实话吧，这个修车人不是别人，是我的老朋友。老朋友有困难，帮帮忙，也是合情合理的吧！”新兰一听这话，心想：因为老朋友，就可以放弃优先支农的原则吗？她毫不相让地说：“师傅，为了私人交情，就放弃优先支农的原则，这合的是哪家的情理呀！”卞生林想，这个徒弟好厉害。他心里有点火了：“新兰，我们师徒之间，何必一板三眼呢！”“为了坚持革命原则，就要一板三眼！”“你当真不让我修车吗？”“先修喷雾器后修车。”这时，门口有个人影一晃，卞生林一看是皮思金，觉得自己身为师傅受徒弟的管，在朋友面前没有脸，他不管新兰再三阻止，也不再同新兰争，一个人闷头修起车来。

新兰知道，师傅生气了，但是我就这样迁就他吗？不，师傅头脑里的思想路线不端正，今后为农服务的方向将会越偏越远。我今天要帮助他转过弯来。她走前两步，说：“你是师傅，

我是徒弟，但是我们都是支农战线上的战士，你有错误为啥不能提意见！”卞生林将手里的铁榔头朝地上一摔：“提提提，你嘴硬，有本事你去修！”说罢往旁边一坐，一言不发。

这时，门口的人影闪进门来，“呀呀呀，牙齿嚼痛舌头哉，都怪我这辆脚踏车。何必呢，师徒赛过爷因俩，别吵啦，别吵啦！”来人正是皮思金。新兰想，修车人来了，我先向他说明道理，只要他思想通了，师傅也就不会再固执了。她朝皮思金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修理农具，你假使没有什么急事，就请你再等一等，你看好吗？”皮思金连连点头：“好说，好说，我们自己人，好商量，好商量。”一边说，一边从门口捧来一只大西瓜，端到新兰面前说：“看你跑得满头大汗，来，先尝个西瓜，荫凉荫凉。”新兰一见西瓜，心里只觉好笑，想这个人倒会动歪脑筋，问他有没有急事，他却不回答，反而送来个西瓜，分明是想塞住我的嘴。哼！我决不上当！“对不起，我口不渴，西瓜你放着。”“呃呃呃，自己种的西瓜，不太甜，只当喝口冷水嘛，何必客气！”皮思金一边说，一边朝卞生林眨眨眼，意思是叫他快动手修吧。这个暗动作，新兰早已看在眼里，觉得这个人的言谈举止不正常，他骑着车子出来做啥呢？一定要问问清爽。“同志，你是啥地方人呀？”“我……不远不远，就在本地七队，你师傅也晓得的。”“七队？”新兰听见“七队”两字，顿时想起一件事：刚才到七队，队长红英问她有没有在路上碰到一个骑车子的人，说那个人不好好在农田劳动，常常推了脚踏车出外踏客人，还贩卖东西。红英问的那个人，会不会就是他呢？“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皮思金。”“你骑了车子到啥地方去？”“我……我去……去买肥料。”皮思金吞吞吐吐答着。忽然有人在门外大声说道：“不对！你是去贩卖西瓜。”这一声响亮

的话音，倒使屋里三个人都吃了一惊。新兰定睛一看，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七队的队长红英。原来红英怕新兰送喷雾器耽误了帮其它生产队修农具的时间，就自己来取了，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皮思金。红英严肃地说：“皮思金，你看看人家镇上的老师傅都下乡支农，你却一门心思离开农业，出外捞外快，这思想不对头啊！快回去好好参加劳动！”皮思金想不到会撞见红英，连忙点头答应，脚踏车也不等着修了，说收工后再来取，讲完一溜烟地跑回去了。

卞生林在一旁见了这个情况，头脑有点清醒过来了。又听红英还表扬他，脸上倒也热辣辣地感到惭愧，暗想：我如果帮皮思金修车子，岂不是给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添翅膀！他走到新兰面前检讨说：“新兰，我刚才错怪你了。只怪我太糊涂了！”说着，用手在自己脑门上重重地击了一下。新兰见师傅想通了，心里很高兴，激动地说：“师傅，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思想路线如果不端正，就不能真正坚持为农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相反，却会被资本主义钻空子，帮资产阶级的忙。”红英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后，也插上一句：“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大破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卞生林频频点头：“说得对，说得对，红英，我耽误了你们的治虫工作，真对不起你们，现在让我赶紧来修喷雾器吧。”说着，拉起风箱，敲起榔头，修了起来。

这时，新兰又在想着一件事，她对卞生林说：“师傅，今天红英姐来取喷雾器，仍旧耽误了劳动时间。明天我们是不是半天在站上修，半天挑着担子下去修。”卞师傅乐呵呵笑着说：“好啊，好啊，我举双手赞成！”红英在旁边笑着说：“新兰这姑娘的点子倒不少！”引得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嘉定县
嘉望新公社 朱云祺 查世成 王家生

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三抢大忙季节。一天中午，烈日当空，天气非常闷热。跃进大队河东生产队几十个女社员正挑着一担担早稻，象长跑比赛，沿着渠道，穿过渡槽，来到生产队水泥场。跑在头里的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姑娘，圆端端的面孔，高高的身材，生得非常结实，她就是河东生产队的政治队长赵锦绣同志。锦绣姑娘是七〇届中学毕业生，她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几年来，她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她们正在把荡在河对面的二十亩千斤田里的水稻抢收起来。现在，只听见水泥场上轧稻机“轰隆、轰隆”，谷粒子“煞啦、煞啦”，社员们看到轧下来的稻谷，黄澄澄，圆鼓鼓，人人眉开眼笑，喜气洋洋。有的社员讲：“队里这二十亩千斤田，真是‘小粮仓’啊！”有的讲：“今年的早稻产量，看来又是颞角头上搁扁担，全大队头挑。”大家越讲越有劲。叫啥有一个人不大开心，啥人？就是河东生产队的老队长阿火根。有人要

问了，他为啥不开心呢？

原来，最近《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新泾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实施规划的调查报告，通过学习，锦绣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就在昨天的队委会上，她提出了要拿二十亩千斤田同河西生产队的二十亩高亢地对调，使两个队土地成片，有利于水旱轮作，开展科学种田。阿火根在会上就表示反对，现在看到二十亩千斤田的收成这样好，心里实在舍不得。这时，锦绣她们又挑了稻过来了，轧稻机上的男社员看到她们干得满头大汗，就讲：“锦绣，今朝你们挑得辛苦了。”锦绣笑笑对大家讲：“别样倒没啥，就是这二十亩插花田做起生活不方便，浪费劳力。”几个妇女也异口同声地说：“插花田，插花田，土地分散不成片，收种管理费时间，啥时候我们不再跑这么多冤枉路就好了。”锦绣把麻绳从稻担上一抽，讲：“快了！”老队长听到“快了”两字，叫啥人会得跳起来。他这一跳不要紧，旁边一个人看得蛮清爽。啥人？在轧稻机前面清乱柴的地主分子郝善心。这个郝善心自从听到锦绣领着大家学新泾，订规划，提出要调整插花田，平整高亢地，他就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想，平整、平整，又要挖掉我的祖坟，祖宗十八代兜底翻身。所以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这几天，他一面在阴暗角落里造谣说锦绣自己要嫁到河西去，还想把二十亩千斤田也带去，一面在挖空心思动坏脑筋，破坏调田。锦绣对郝善心的一举一动早有警觉，但现在主要还要做通阿火根的思想，俗语讲：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我们干部思想都不通，怎么带领社员群众实施远景规划呢？锦绣决定要找老队长谈谈心。

当天夜里，开完夜工，锦绣来到阿火根家里。阿火根正坐

在屋里一个人抽闷烟，看到锦绣，劈头就讲：“这样好的千斤田，怎么舍得调出去！锦绣呀，远景远景，真是远得海外呢！你不要胳膊老是朝外弯，社员们是有意见的。”锦绣见老队长火气蛮大，就耐心地说：“老队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要使远景变近景，我们就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能被眼前的一点利益蒙住眼睛，这可是关系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大问题啊！”啥？调田不调田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有关系，阿火根心里想不通，就说：“锦绣，你不要用大道理来压人。”正在这时，门被推开，仓库管理员洪大伯来了，他是从镇上回来的。洪大伯一进门就说：“老队长、锦绣，我来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粮管所的同志又表扬我们队了，说我们河东生产队早稻产量，在全公社又是数一数二。”阿火根一听，要紧讲：“好啊！锦绣，假使我们二十亩千斤田的产量再加上去，就可能全公社第一名了。洪大伯你来得正巧，锦绣硬是要拿这二十亩千斤田调出去，你评评这个理。”洪大伯沉思了一下，两只手在袋袋里摸来摸去，一声不响。阿火根催他讲。只见洪大伯摸出了一张纸，阿火根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两张图。他一面看一面问：“噢，这画得象人身上的背脊骨一样的啥东西？”锦绣解释说：“这就是大队通到我们生产队的农机干道。”“这几个象肋骨一样的又是啥东西呢？”洪大伯回答讲：“这是我们队里的农机道和渠道。”“噢，我明白了，这一块块叠起来的一定是我们的农民新村了。”阿火根想这张远景图画得倒不错。他正想再看下去，锦绣讲：“你再看看这一张图！”阿火根顺着锦绣指点的图看去，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喔唷，弯弯曲曲的河浜，东零西散的宅基，七转八弯的渠道，大大小小的田块，

……”看看实在不象样。洪大伯点点两张图讲：“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照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跟上社会主义农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呢？阿火根啊，锦绣为了规划这张远景图，改变这张现状图，她白天战斗在田头，晚上加班她带头，好几个晚上都搞到深更半夜，还反复征求了社员群众的意见，花了多少心血啊！”阿火根想不到洪大伯用图帮锦绣说话，一时没啥好讲，就说：“这样吧，现在时间不早，明天还要开早工拔秧，调田的事隔天再研究，你们先回去休息吧。”锦绣见老队长一时思想还转不过弯来，心想也不能操之过急，就说：“老队长，你再好好想想，再听听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你是会想通的。”说完同洪大伯分头回家了。

锦绣走过河西生产队二十亩高亢地时，看到他们十亩高亢地已经放水，秧也放在田头，就是插秧机忙不过来，没有办法插秧。锦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这就是插花田造成的危害。一夜秧，十夜稻，季节就是粮食，当夜不插秧，秧苗要变质。她顾不得疲劳，连夜喊了两个青年根生和桃英，把队里的插秧机从西瓜田横头开进去，一直战斗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把河西生产队十亩秧插好了。现在已经是下半夜了，根生和桃英是队里基干民兵，正好轮到他们下半夜值班巡逻，他们也不回去休息，就去接班。锦绣叮嘱他们说：“现在正是大忙季节，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巡逻。”说完，她自己回家拿了秧凳去拔秧了。

这时，东方已经发白，老队长正在秧田里挑秧。突然，队里西瓜田管理员急匆匆来找队长，说瓜田里西瓜藤被人翻得一塌糊涂，还被偷掉了不少西瓜。阿火根要紧赶到瓜田，一看，果然，西瓜藤被人翻乱，好几只来不及拿走的西瓜还滚在田沟

里，再一看，瓜田边上有开过插秧机痕迹。他心里想，这一定是河西生产队的人干的“好事”，心里十分恼火，他二话没说，就朝渡槽上跑去。

阿火根跑上渡槽，朝河西一望，不觉“啊呀！”失声叫了起来，真是调田调田，讲到落雨，屋檐水就滴。原来，河西生产队的社员，在二十亩千斤田里，有的在经绳，有的在投秧，有的已经在插秧了。阿火根要紧找到河西生产队队长红珍，就问：“你们怎么到我们的二十亩千斤田里插秧来了？”红珍笑笑说：“老队长，我们三抢已经结束，多了一点秧，看到你们的稻种和我们的一样，就替你们插起来了，早插一刻好一刻嘛！”阿火根听到这里晓得自己错怪他们了，要紧改口讲：“这、这、这要谢谢你们了。”“谢啥？要讲谢，先要谢谢你们锦绣。是她在昨天夜里主动帮我们把荡在河东的十亩高亢地的秧插好了，我们才能提前结束三抢战斗。”阿火根听到锦绣开了插秧机帮河西生产队插秧，心里一呆，正想去找锦绣，这时锦绣已经来找他了。难道是锦绣把西瓜田搞坏的吗？当然不是。那么是啥人呢？是地主分子郝善心。

原来郝善心一心想破坏这次调田，昨天夜里，他见锦绣她们开了插秧机在西瓜田边经过，支援河西插秧，以为是机会难得，就一个人偷偷摸摸窜到西瓜田里拔断瓜藤，还偷了满满一麻袋西瓜，溜回家里。他自作聪明，以为这样做神不知，鬼不觉，借此制造两队之间的矛盾，即使矛盾消除，是你锦绣开的插秧机，西瓜田出毛病你有口也讲不清。真是恶毒透顶。但是郝善心的破坏活动，并没有逃过民兵的眼睛，根生和桃英在巡逻时，早就盯住了郝善心。等到郝善心贼头狗脑背了一麻袋西瓜溜回家里，惊魂未定，根生、桃英就冲了进去。在人证、物证

面前，郝善心无法抵赖，只得跟了民兵到生产队部。锦绣把情况告诉了阿火根，阿火根先是一惊，接着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中午，河东、河西生产队联合召开了批判大会。会上，大家对郝善心的造谣、破坏活动进行了揭发、批判。广大社员，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面前，阿火根受到的教育特别深刻。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只有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把准航向，走正道路。要不然，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破坏捣乱，调田的确是一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啊！”

批判大会一结束，河东河西两个队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他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经过充分协商，终于达成了调田协议。阿火根思想一通，干劲也来了。这几天夜里，和锦绣一起，带领社员群众，同河西生产队并肩战斗。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挑灯夜战，把剩下的十亩高亢地都平整好了。

这天清晨，河东、河西生产队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两队决定正式调田了。广大社员群众个个喜气洋洋，大家相互祝贺，决心在新的战斗中互相支援，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这真是：

阶级斗争抓得紧，
制订规划添干劲，
大干快上面貌新，
锦绣前程无止境。

——读革命故事《五箱蜜蜂》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李炳银

革命故事《五箱蜜蜂》(载《革命故事会》第三期)围绕着公社副主任罗自发私人的五箱蜜蜂能不能让公社养蜂场搭带去放这一斗争事件的描绘,成功地塑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干部、养蜂场场长丁大勇的英雄形象。丁大勇坚持立党为公,遵照毛主席关于“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教导,顶住了罗自发的资本主义行为,巩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读后很有启发。

红旗公社养蜂场的同志们,在场长丁大勇的带领下,正准备去南方放蜂,却突然发现多出五箱蜜蜂来。经过了解,原来是公社副主任罗自发的。罗自发想利用职权把自己私人的五箱蜜蜂让公社养蜂场给搭带去放,从而自己“一不费工,二不出力,捞它一笔钞票”。罗自发这样的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当了干部,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只想钱,不管线”,重副轻农,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教育。但是,在他身上,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还很严重,象这次放蜂,他看有机可乘,就想搭放蜜蜂,到年终每箱捞它“一百元钱”。在他的头脑中,一心想的是怎样搞他自己的发家致富。他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当他的错误行

为遭到了大勇的抵制时，他就利用权力威胁了大勇说：“我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你得属我管”，指责了大勇，你“才当几天场长，倒教训起我来了”，最后竟发展到要取消了大勇外出放蜂的权利。罗自发利用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一部分权力，反过来搞个人特权，损公肥私，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

罗自发的行为，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现实生活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农业在所有制方面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个体农民成了社会主义集体农民，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我们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之前，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一部分富裕的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着象罗自发这样的人。

文艺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艺能不能及时、准确、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衡量文艺战斗性强弱的一个标志。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我们揭露丑恶是为了陪衬光明。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先进形象的塑造，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

义必然失败的历史规律。只要我们认真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就能同修正主义的“写真实”、“揭露阴暗面”等谬论划清界限。

《五箱蜜蜂》的作者，在揭露批判罗自发的错误行为的同时，以充沛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塑造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丁大勇的英雄形象。丁大勇的言行，彻底否定了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林彪鼓吹的“大家发财”、“利己多欲乃规律”等谬论。他认为“我们办蜂场，是为了促进农副业生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罗副主任要我们搭放这五箱蜂，是把资本主义倾向往集体企业中塞”，“这个做法是资本主义歪门邪道，对这一套，就是要抵制！”他心明眼亮，能从这五箱蜂中看出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他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态度，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丁大勇是我们社会生活中自觉与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的许许多多无产阶级先进人物的艺术概括。他在做对这场斗争认识不清的副场长赵德和的思想工作时说：我们“养好蜂，采好蜜，是为了集体，为了革命，根本不是为了讨好哪一个干部。”罗自发“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带不带，事关路线，不能马马虎虎”，就是“天塌下来也要顶”！丁大勇这豪迈的誓言抒发了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他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丁大勇斗争的每一步都引起我们充分地关注。当我们看到罗自发的歪门邪道在丁大勇面前一次次碰壁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象红旗公社党委书记顾光照同志那样大喊一声：“大勇，你顶得好！”

丁大勇和罗自发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他

们之间毫无调和的余地，任何动摇或放任，都将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五箱蜜蜂》中的副场长赵德和就有这样的教训。赵德和“他有丰富的养蜂经验，可就是怕做对头，怕得罪人，遇事往往不讲原则，马马虎虎。”罗自发“看准了赵德和的弱点”，喊他一声：“德和，你们辛苦了！”“‘啪’打开烟盒，抽出前门牌香烟给赵德和。”罗自发就这样用一支烟换来了赵德和对他错误行为的宽容。赵德和并不理解罗自发让他搭带蜜蜂是变相剥削他们的无偿劳动，却心甘情愿地“带上五箱蜂”。赵德和的盲目行为，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思想上不明确这是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照丁大勇能够不被罗自发的软硬兼施、气势汹汹所吓倒，而坚决斗争到底，说明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极端重要性。不学习，思想认识糊涂，就必然分不清是非曲直，就会受骗上当，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损失。赵德和这一形象的刻画，一方面陪衬出了丁大勇同资本主义倾向作不调和斗争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他的转变又表现出在这场斗争中丁大勇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五箱蜜蜂》能够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农村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层新干部丁大勇的形象，这也和作者注意运用故事的表现手法从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分不开的。

《五箱蜜蜂》始终围绕着罗自发私人的五箱蜜蜂能不能让公社养蜂场搭带去放这一中心事件而开展情节，阐明主题的，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并没有在故事开头就急于交代矛盾的双方。当我们看到一个“二十三、四岁年纪，浓眉大眼，腰圆膀粗，

身材高大”的小伙子正在轻巧灵活地捆扎蜂箱，他就是年轻新干部、养蜂场场长、共产党员丁大勇时，多么为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新干部而高兴。可是就在高兴之时，却出了问题，突然多出五箱蜜蜂来了。这是谁的蜜蜂？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正要出发去放蜂，对它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每一个听众、读者，听到读到这儿会自然提出的问题，谁都想尽快地知道结局。可是作者没有马上满足大家，而是悬而不解。这样处理具有故事创作的一般特点，能够抓住听众和读者。另一方面，这样安排情节，对情节和矛盾的开展能作充分的铺垫，从而衬托英雄形象。当丁大勇这个人物那种严肃认真、工作扎扎实实的劲头给人们已有鲜明的印象之后，人们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五箱蜜蜂的来历查个水落石出。接着作者就安排了丁大勇向赵德和调查情况，查明了五箱蜜蜂的来历，觉察到隐藏在这五箱蜜蜂背后的政治内容。这时，人们就会感到在这五箱蜂能不能携带去放将有一场激烈的斗争，都希望知道斗争的结局。这种层层深入、丝丝入扣的安排，引人入胜，丰富了故事的艺术感染力。没有这样的艺术处理，效果就会大大减弱。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资产阶级的“耍噱头”、“卖关子”，而是要使听众、读者在这场斗争中如同身临其境，和英雄人物一起参加斗争，从中受到教育。作者努力把故事的思想内容和故事的表现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使故事主题和人物的战斗性大大加强。

当丁大勇和罗自发的斗争明朗化之后，我们知道了丁大勇的思想和准备处理的方法。这时作者安排了丁大勇把情况向公社党委汇报，而罗自发则乘丁大勇不在场，要赵德和带走了五箱蜜蜂。这在表面上看来好象是罗自发占了主动，不利于

英雄形象的刻划，但仔细想想，却感到作者这样构思是高明的。罗自发之所以要乘丁大勇不在场赶紧运走蜜蜂，是因为他怕被丁大勇拦住，正说明他的胆怯和虚弱，反衬出了丁大勇大公无私、敢于斗争的性格。从这里人们又进一步看到，丁大勇是沉着、坚定，有组织性、原则性的人。五箱蜜蜂暂时的没有被扣，并不是不扣，罗自发一时得意并不是他的最后成功。这样处理，为矛盾斗争的激化创造了条件。接着丁大勇和罗自发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矛盾逐步推向高潮。在这场斗争中，丁大勇义正辞严，罗自发却是随着理屈词穷而来的恼羞成怒；丁大勇步步紧逼，罗自发则是退守布防、转换手法、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丁大勇完全压倒了罗自发，作者的倾向也从人物的言行中尽情地流露出来了。人们看到，斗争的胜利就在眼前。接着，作者作了戏剧性的处理，随着丁大勇“咕”地自行车的急刹车，“啪”地罗自发自行车停车声，“滴铃铃……”公社党委书记顾光照同志的自行车铃声，三人不约而同来到码头。丁大勇在群众的帮助、领导的支持下，终于顶住了罗自发的错误行为，取得了胜利。整个故事，情节生动丰富，矛盾跌宕起伏，使丁大勇在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充分展现了他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坚决斗争的英雄性格，从而塑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五箱蜜蜂》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是和作者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分析生活、提炼生活分不开的。但是如果还要更高要求的话，我们觉得，作品中的其他两个人物，李师傅在某些斗争场合还嫌被动，赵德和的基调是否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会有助于作品主题的进一步深化。总之，《五箱蜜蜂》不失为一篇很有战斗精神的革命故事。

创作体会

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创作

——写作《爷爷学手艺》的体会

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组 潘与庆

当前,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正在不断深入。这是一场反修防修、铲除资本主义土壤、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问问自己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联想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党委领导下,曾及时组织编写了七只批林批孔的小故事,深入街道、里弄、生产组宣讲,有力地配合了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决定继续利用革命故事这种轻便灵活、战斗性强的文艺武器,为学习运动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拿起笔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在学习中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小生产”问题。确实,在街道里弄中,小生产的表现是很多的,“背起箩筐拾垃圾,拎起铅桶刮鱼鳞,缝缝钉钉修皮鞋,串东走西做裁缝……”。这些搞个体经营的人,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私有观念、发财思想比较严重。有些人为了多赚钱,什么以次充好,克扣斤两,日公夜私,弄虚作假,样样都干得出来。可见小生产确实是“经常地、每

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此我就想用故事来反映这方面的矛盾和斗争。

由于自己头脑中先有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小生产”形象，然后再设计一个同他相对立的英雄人物，因此在故事初稿中，小生产占了主要地位，而英雄人物却显得苍白无力，出现了“正不压邪”的情况。我起先以为这是构思上的毛病，于是在构思上下功夫，看期刊，翻报纸，希望能找到一条好路子，但是收效不大。后来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毛主席的教导就象一盏指路明灯，使我明确到要搞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关键不在于艺术构思，而在于作者政治思想水平的高低，在于作者能否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抓住生活的本质。于是我进一步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有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痕迹，小生产就是其中的一种，但它不是事物的主流，只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才是事物的主流和本质。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应该热情歌颂“主流”，努力塑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敌人、与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与资本主义习惯势力作斗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

创作思想明确了，我就注意在生活中收集、整理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我发现在地区中这方面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如有些退休工人送书给里弄办图书馆，革命家长送子务农，里弄干部拒腐蚀、永不沾，生产组组员不计报酬义务劳动……等等。有一次，一个同志给我讲了一个退休工人不要报酬经常

上门帮别人修炉子的事。还有一次，一个同志告诉我，他叫个体生产者修棕绷，这个人只顾赚钱，不顾质量，以次充好，棕绷没多久又坏了。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多大联系，实际上前者是一种共产主义因素，而后者正是一种资本主义痕迹。因此，我决定以修棕绷为中心事件，塑造一个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后，主动与小生产习惯势力作斗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

主题确定之后，就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也就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来体现了，因此写好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行动，很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指导。

在确定人物身份时，我安排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是一个退休工人、共产党员、里弄治保小组成员，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我感到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退休工人人老心红，人退休，思想不退休，日日夜夜地战斗在街道里弄，这本身就是对那些“做事为了拿钱，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小生产思想的一个有力批判。此外，安排他担任治保小组成员，是为了说明作为一个治保委员，不仅要管好专政对象，而且还要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资本主义土壤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在安排故事情节和人物行动时，原先我安排老洪爷爷到处为群众修棕绷，但这只有广度没有深度，人物形象不感动人。后来进一步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革命样板戏创作原则，我感到构思好比打井，必须层层开掘，步步深入地去揭示英雄人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崇高思想境界，才能使人物丰满、高大、感人。于是我就通过爷爷学修棕绷手戳伤仍然坚持，帮助别人修棕绷不收礼物不计报酬，与小生产作斗争及宣传群众等一系列行动，从节约闹革命、为人民服务、

为造成一个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层进一层地展示爷爷的内心世界。

回顾自己这一段创作实践，我感到创作故事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就象潜伏在人体里的病毒一样，一旦你放松学习，抵抗力下降时，它就会趁虚而入。当自己创作碰到困难，写不下去时，资产阶级法权的“雇佣观点”就向自己进攻：“算了，写不出就不要写了，反正又不拿稿费，不写也过得去。”当写出以后，听到一些表扬和捧场，就又有点飘飘然，自以为“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甚至在用什么文艺形式进行创作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我刚开始写这个题材时，就不想用故事这个形式，而准备写小说或叙事诗。为什么呢？因为我错误地认为故事、曲艺比较通俗，很有点“下里巴人”的味道。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应充分发挥各种文艺武器的战斗作用，绝不应该把文艺形式分等级，把文艺创作作为换取个人名利的手段。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进行故事创作，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行。今后我决心更刻苦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努力创作，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